

朝旭之城

在黑暗中渡過無人可以聞問、無人可以求救、無人可以勸慰、無人可以交談，甚至無人預聞鳥沈沈的時刻。他感覺到自己的生命，先是在身體每個部位，一整塊、一整塊大片的失去知覺。

然後，時間沈緩，他又感覺到每一吋肌膚，一小片、一小片的死去……。他成了一具行屍，趙震東預見自己終將死去，就在不遠的未來！

等待的時間總是特別漫長！趙震東也不知自己昏睡了幾回？每一次的突然驚醒，死神正虎視眈眈地看著自己；四週盡是黑黝黝的一片，唯獨那砂石在微光下顯出陰森猙獰的怪模樣！

一幕幕的往事浮現在趙震東的腦海裡，他不知道現在的下場是對；是錯？更不知道別人對他的評價是好；是壞？如果一切可以從頭來過，趙震東還是不敢肯定，自己是否還會讓歷史重演一遍？——

一九七四年，福莎島洄瀾縣。天色由黑轉魚肚白，遠遠近近逐漸有早起的人聲、板車輾過的車輪聲、工作碰撞的聲音等等，此起彼落催開了一天的序幕。

雨，淅淅瀝瀝似乎下了一夜。但趙震東還是起了個大早，來到七星潭海邊捕捉寄居蟹。雖然天才濛濛亮，岸邊滿似星斗般的鵝卵石，發出若隱若現的亮光，此情此景就好像身處銀河般的壯麗。

海浪陣陣拍打著岸邊，發出「啪～啪～」聲音彷彿協奏曲襯映出這幅如詩如畫的唯美景象！

趙震東卻無心欣賞眼前的美景，他全神貫注的看著退去的海浪。此時，偽裝成小貝殼的寄居蟹將無所遁行。趙震東必須趕緊拿著竹簍，動作迅速地一隻、一隻快速的往竹簍裡送。因為今天是關聖帝君冥誕，關帝廟將舉行盛大的廟會活動，屆時熱鬧的人潮將是作生意最佳的時機。

旭日東昇，遠處的海面上乍現一道金黃曙光。須臾間，這個世界上每一件景物都像被染上顏色般的清明了起來！而洄瀾縣這個山明水秀的幽靜之地，每天都將會

迎接福莎島昇起的第一道曙光。

張燈結彩的關帝廟廣場前，簇擁著滿滿的人潮。攤販、野台戲、進香客、看熱鬧的鄉親……萬人空巷的景象，似乎比往年都還熱鬧許多。

趙震東走在廣場中東張西望，終於看到吳老師父捏麵人攤位旁邊有一小塊空地。於是趙震東趕緊跑到吳老師父攤前道：「吳……老師父，請問……我可以在旁邊……這裡擺……攤嗎？」

吳老師父定睛一看，便道：「是震東啊！又拿寄居蟹來賣啦？真是乖巧又努力的小孩。可惜啊！你的父母死得早，留下你一個人孤苦無依的。老天啊，您怎麼忍心如此折磨一個才十歲的小孩呢！」吳老師父搖頭嘆氣之後，將自己的攤子往旁邊挪了一些之後，又道：「震東啊，你就在這裡擺攤吧。我這捏麵人的攤子大多是家長帶著小孩來光顧，說不定對你的生意多少也有些幫助吧？噢，對了！這顆饅頭趕緊兒拿去吃，相信你早餐一定還沒吃吧？吃飽了才有力氣兒作生意。唉～可憐的孩子啊！」

趙震東：「謝……謝吳老師父，您……的大恩大德等震東……長大之後，必……定回報！」

吳老師父：「唉～說這些幹啥呢？」語畢，老師父專心手邊捏麵人的工作。

上午時分，前來關帝廟的賓客愈來愈多。吳老師父的攤位前，擠滿了許多孩童及家長。他們瞧著老師父的巧手，在忙碌的捏、拉之後，再加上用色巧妙自然，須臾間，便捏出了小朋友們都熟悉的頑皮豹、米老鼠，甚至各種飛禽走獸等。再加上許多的歷史人物如：孫悟空、哪吒三太子、桃園三結義……讓人嘆為觀止！

吳老師父見生意不錯，便一時興起的向眾人解釋道：「捏麵兒，也有人稱為米雕。主要是用糯米和麵粉做成麵糰，再分別染上各種顏色。然後再利用梳子、剪刀、牛角籤等簡單的製作工具，塑造成各位心目中喜愛的角色。今兒個是帝君冥誕，所以關老爺的麵人生意特好，請各位客倌稍候片刻！」

隔壁攤的趙震東竹簍邊蹲著許多孩童，大家好奇的觀望著竹簍內忽動忽靜的寄居蟹，更有小朋友將牠放在手心裡把玩。

一些孩童玩得興起，便跑到捏麵攤向父母吵著要買隻寄居蟹。

一位小女孩的母親向趙震東問道：「小弟弟，這寄居蟹一隻多少錢？」

「一隻……才賣……一塊錢！」

小女孩母親道：「好，那我買一隻。」語畢，只見小女孩興奮的在竹簍裡挑選一隻最漂亮的寄居蟹後，那母親將一元交給趙震東。

「謝……謝！」其他小朋友見狀，也紛紛向父母吵著要買寄居蟹。

「這買回去養沒幾天就死了！」一位家長道。

「這……是我……今天早上才捉到的。」趙震東趕緊解釋道。

「一塊錢太貴了！」一位母親拉著小孩轉身就走。

十二歲的宋杰和十歲的宋平正四處閒逛著，當宋平看見趙震東的攤位時，他高興地指著前方道：「哥，你看，是寄居蟹咗！」語畢，宋平快步地跑向震東的攤位。當宋杰看到比自己幼小的趙震東在擺攤時，他心念一轉，向趙震東道：「喂，誰准你在這裡擺攤的？」

「這……裡每個人……都可以擺……攤啊！」

宋杰：「哼，我聽你在放屁！你這個臭乞丐，今天賣多少錢了？」

「五……塊錢。」

只見宋杰右手一伸地道：「拿來，這算是孝敬我的，讓大哥我當零用錢花花。」

「哥，你不能這樣做，阿東孤苦一個人辛辛苦苦賺的生活費，你怎麼可以拿呢？」

宋平見狀立刻制止道。

「嘖，你少在那裡廢話一堆。這麼多攤位賣好吃的，看得我口水直流，跟這個臭小子拿錢買好吃的，你也有一份啲！」

宋平：「我寧可不吃！」

趙震東提起勇氣道：「我……不會把錢給你的！」

宋杰見勒索不成，更殺紅了眼道：「不給是不是？」宋杰語音甫落，雙手便朝著竹簍打翻了過去。剎時，只見簍中的寄居蟹四處竄逃。宋杰用力的踩著地上的寄居蟹，一邊氣憤的道：「踩死你，不給錢就踩死你！」

宋平趕忙的邊拉邊抱著哥哥，以阻止宋杰踩死更多的寄居蟹：「哥，不要！」
趙震東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地道：「不……要踩了，求……求你！不要再踩了，求……求你！這……些是我的生活費啊！我錢給你就……是了，不要踩死牠們啊！」趙震東趕忙的從口袋拿出賺得的五塊錢交給宋杰。

在一旁忙著製作麵人的吳老師父抬頭見狀，立刻放下手邊的工作跑了出來，一把捉住宋杰的右手，一個使力，宋杰疼痛得鬆開手心。吳老師父拿起宋杰手心裡的五塊錢之後，一個過肩摔將宋杰拋飛了出去。

吳老師父聲若洪鐘地道：「臭小子，震東一個沒爹沒娘的孤兒就知道自食其力賺錢養活自己，而你這個不成材的小子，只知道不勞而獲，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勒索搶錢。格老子地，給我滾！」

圍觀的群眾紛紛拍手叫好：「好！好啊！」

宋杰瞪了震東一眼：「哼！臭乞丐，咱們走著瞧。」眼見情勢不對，宋杰只能腳底抹油，溜之大吉。

趙震東無言的看著地上支離破碎的寄居蟹，他拿起竹簍蹲在地上一隻隻的撿拾，眼中淚珠簌簌地掉了下來！

宋平見狀趕緊幫忙震東，他一邊撿拾，一邊向震東道：「阿東，我代替我哥向你說聲對不起，真的很抱歉！」

震東站了起來，用手臂拭乾眼眶的淚水之後，搖搖頭地向宋平道：「沒……關係，我已經……習慣了！」語畢，震東轉身向吳老師父拿回今天的販賣所得之後，低頭默默離開了關帝廟。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靠著打零工獨立撫養二子的宋母，早上在工廠就聽聞宋杰於關帝廟的所作所為。

俟宋母下班回到家時，見到宋杰與宋平因早上的事情爭吵的同時，宋母神情嚴肅的喝止了兄弟倆的爭吵，並嚴厲的向宋杰道：「今天你在關帝廟的所作所為我都知道了！阿杰，到你父親的牌位前跪著。我們家雖然並不富裕，而我每天辛苦的工作供養你們，但媽媽從不曾少了你們兄弟倆一頓飯，甚至該給你們的零用錢也

從沒少過。而你竟然當眾搶了震東的錢，真是讓我太失望了！」

宋平站在母親的身旁低頭不語，宋母走到籐椅前坐了下來，雙眼直視了老公的牌位許久之後，便轉頭向宋平道：「阿平，去將後院曝曬的醃蘿蔔收到倉庫裡去。」

宋平轉身往後院的方向走去，宋母看著宋平消失在自已的視線之後，心知他這一去最快也要半個小時，於是轉身向宋杰道：「起來吧，阿杰。」

宋杰驚訝地看著母親，只見母親起身又道：「跟我到廚房來。」

宋母打開冰箱，端了一碗紅豆湯遞給了宋杰。看著宋杰一瓢一瓢地將紅豆湯滿足的往嘴裡送，宋母開口道：「只專門為你買了一碗，這可別讓阿平知道喔！我說阿杰啊，你怎麼會去搶人家的錢呢？你要零用錢，想要什麼、想吃什麼？媽媽什麼時候沒滿足過你？你是家中的長子，母親後半生還要依靠你養！況且你身為哥哥就必須當弟弟的榜樣，今天發生這種事情，當著你弟弟的面前，母親不得不處罰你，知道嗎？」

宋杰將碗舉起就口，將剩餘的紅豆湯一股腦地全部灌入口中後，對母親說：「媽，您放心，我長大後一定會好好孝順您的。」

「我的好孩子！」宋母開心地撫摸著宋杰的頭。

是夜，燈火婉如白晝的關帝廟，正將熱鬧的氣氛帶入最高潮。

宋杰在戲棚前與幾位同齡朋友談笑嬉戲，甚至大方的請朋友們每人一枝冰棒。

在享用冰棒的同時，宋杰開口提議道：「我看這裡也沒什麼好玩的，不如……我們去探險比較刺激，有誰沒膽量不敢去的啊？」

俗語云：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軟。大家都吃了宋杰請客的冰棒了，有誰敢說聲「不」呢？

於是，由宋杰的帶領之下，大家往愈偏僻、愈黑暗的地方夜遊探險。

當一群人來到七星潭附近的一座小山丘，在山丘上有一座防空洞。宋杰在防空洞前向大家挑釁道：「這裡面又黑又暗，有沒有人敢進去呢？」語畢，宋杰看看大家沒有回應，於是又道：「阿勇，你的塊頭最大，我想你的膽量應該最大吧？不如你和阿吉先進去看看，如何？」

阿勇和阿吉二人互看了一眼之後，只能硬著頭皮道：「好……吧！」

此時，大家緊張的看著阿勇和阿吉朝防空洞內走去。須臾間，只聽見洞內傳來大聲喊叫：「哇～有鬼啊！」二人急忙的連滾帶爬地出了防空洞。

宋杰見大家面容驚恐的議論紛紛，於是便道：「哼，你們這群膽小鬼！」

阿吉急著解釋：「阿杰，裡面真的有東西啊！」

「對啊，我看到一個人影吔！」阿勇接著道。

一心想當老大的宋杰見機不可失，便大聲道：「你們大家看著，看我如何處理這隻惡鬼！」語畢，宋杰單槍匹馬的走進防空洞。

幾分鐘後，防空洞外的眾人聽見不是宋杰的聲音道：「把我的東西還給我！」

宋杰得意的走出防空洞道：「有種來搶回去啊。」語音甫落，眾人見到防空洞裡的人竟然是趙震東！

趙震東生氣道：「把我的棉被、枕頭還給我！」

「哼，臭乞丐，有種過來搶回去啊。」語畢，宋杰往七星潭海邊跑去。

眾人見趙震東、宋杰跑下山丘，便一股腦地跟了過去一探究竟。

宋杰首先跑到海岸邊，雙手順勢將棉被、枕頭往海裡丟。隨後跑到的趙震東見狀百感交集的道：「啊……我的棉被……你把它丟到……海裡去了！」

趙震東看著海面上，漂浮著陪伴自己許久的寢具，心中的怒火再也忍不住了！趙震東一拳便往宋杰的臉上打去，宋杰立刻還擊。不久之後，二人便在地上扭打翻滾。

隨宋杰同來的友人立刻出拳幫忙，趙震東很快就被眾拳打得難以招架。

「住手，不要打了！」就在此時，後頭傳來宋平的聲音。

宋平撥開眾人，將趙震東從地上拉了起來。只是殺紅了眼的宋杰哪肯就此罷休，於是又揮拳迎擊並喊道：「各位，給我打！」

宋平與趙震東依然難敵眾拳，但宋平冷靜的頭腦當下思忖著：「不行，擒賊先擒王。」雖然宋平論年齡及身材上與對方相比，仍屬吃虧！況且對方帶頭的還是自己的哥哥，但宋平還是將學校所學的跆拳道擊退許多敵人。

宋杰見自己的弟弟迎著自己飛踢而來！他太瞭解自己的弟弟了，平常只要是宋平認為是對的事，即使是再困難、付出再大的代價也不善罷干休。

宋杰被弟弟踢倒在地上後，眾人見他們兄弟倆打得難分難解。思想單純的小孩，剎時真不知該如何是好？於是大家喊著：「不要打了，你們不要打了！」趙震東趕緊衝過去將兄弟二人拉開。

另一群人將他們的老大宋杰扶了起來。宋杰：「嘔！」吐了口水後道：「臭乞丐，我不會放過你的！」語畢，眾人隨著宋杰離開。

宋平拍拍自己身上的塵土之後，來到震東身旁查看他的傷勢：「你傷得不輕，抱歉，我來晚了！」

震東搖搖頭道：「沒關……係的，過……幾天自然就……會好了，我……已經習慣了！」話到此處，震東用一種難以形容的眼神看著宋平又道：「真……的很謝謝……你的相救！你的……身手好棒，但是……宋杰是……你哥哥啊？」

宋平：「今天在關帝廟的事情，我就覺得我哥哥不可能就這樣輕易的放過你，於是他晚上出門時我就跟蹤他，結果跟我預料的一樣！」

震東看著隨浪潮起起伏伏的寢具，宋平看見震東不捨的眼神後，突然道：「震東，你在防空洞等我，不要走開喔！」語畢，宋平朝著村莊的方向跑去。

約莫二十分鐘後，宋平背著一套寢具，手中提著幾顆饅頭及藥水前來。

當宋平幫震東臉頰上藥的同時，震東問道：「這……寢具……」

「是我從家中倉庫偷拿出來的。」

「但是……如果被發現……」

「唉！到時候頂多被打一頓吧？」

山丘上滿是忽隱忽現閃爍的螢火蟲，更襯托出天上的星月銀光柔和的美。在這麼一個清涼的夜，還有好友相伴，此情此景，幾時能再？山丘下的燈火一片輝煌，彎彎的上弦月勾起了多少可堪追憶的往事。

夜闌人靜，萬籟俱寂。年少的情懷裡有太多對未來的憧憬與迷惘！宋平問起了震東家裡所發生的事？震東傾心相談，真言無諱——

三棧部落，幾十戶原住民聚集於山腳下的村莊。震東的父親原於大理石工廠打零工，但因脾氣極差，加上酗酒成性，導致被迫離職！母親則種植蔬果收入極微。為求生活溫飽，趙父常與族人沿著三棧溪上山打獵。偶爾運氣較好，能在溪床上採擷到玫瑰石賣個好價錢。

因趙父管教震東甚嚴，酒醉時又常打震東出氣，因此影響震東未來的人格發展，造成現在內向、沒自信的人格特質。

某日，趙父醉酒不慎打翻了燭火引發火災，因部落全是木造房屋，火勢一發不可收拾，很快就波及到鄰居。

趙母見火愈燒愈旺，於是先將震東救出，當震東見母親折返屋內欲救父親之時，一個電光火石之間「砰～」！震耳欲聾的氣爆，剎時將部落幾乎夷為平地——一樣的月光照耀著寰宇，而月光下的離合悲歡卻不相逕庭。世間多少的牽掛與真情，縱然彼此形體遙隔，也只能藉著月光，默默遞送誠摯的祝福與懷念。

當震東講述完自己的過去之後，二人久久無法言語！震東拭淚再度打破沉默：「很多……人告訴我，爸媽……已經到天上去了！有一天……我要坐著大船，到……海的盡頭去，宋平……你看那邊。」話到此處，震東的右手指著大海的盡頭又道：

「那邊的……海和天，是……相連在一起的，到了那裡……我就能……到天上去……見我的爸媽了！」

宋平望著遙遠的海平線盡頭，向震東道：「我祝福你。」

凜冽的寒風陣陣吹來，那種刺骨的冰冷，讓人不由自主打了個冷顫！此時的太陽，彷彿也怕這寒冷的天氣。他穿著那厚重的外套，讓人感覺不到他那炙熱的體溫。震東站在市場的入口處，地上擺了幾把從山上採擷的野菜販賣。

宋杰跟著母親到市場買菜，宋母見到了震東便問：「震東，又去採野菜來賣啊？」

「是……的！」震東回道。

宋母看了一眼又問道：「嗯……你這些龍葵和過貓菜怎麼賣？」

「全部……才賣……五塊錢。」

「這樣啊……」宋母邊說邊從小皮包裡抽出一張十元鈔票給震東後，又道：「這

些菜全部賣給我了，這裡是十塊錢，我晚上想煮蜆湯，你能不能幫我到河邊捉一些黃金蜆，這剩下的五塊錢，就算是給你的報酬？」

震東聽了之後高興地道：「沒……問題，沒……問題，謝謝……宋媽媽！」接過十元鈔票後，震東趕緊將野菜捆起來遞給宋母。

美崙溪畔。潺湲的溪水經過了良田美舍、高山谷地，蜿蜒地納川入海。

震東努力的在沙洲上篩動著，緩緩浮現的大多是小石子，但震東依然耐心地一顆顆尋找他要的黃金蜆。

宋杰帶著幾位伙伴好像前來監工似的道：「喂，臭乞丐，認真一點啊！今天要不是我媽媽大發慈悲，我想你今天又要餓肚子了。」

「好……的！」

宋杰：「竹簍拿來我看看你捕多少了？」

趙震東聽聞後，猶豫的解開纏在腰間的繩索，將竹簍小心翼翼地遞給了宋杰。

宋杰看著竹簍裡的黃金蜆道：「哼，什麼！你到現在才弄到這些啊？我看到時候你要退還我媽媽五塊錢了！」語畢，宋杰將竹簍裡的蜆粒一股腦地倒入溪中。

震東看著自己辛苦捕撈的蜆粒，在平靜的溪面上，化為層層的漣漪，他驚訝道：

「啊～我的……蜆……」語音未甫，震東趕忙撲向水底，盡其所能的搶救辛苦撈到的黃金蜆。

宋杰高興揮舞著竹簍，邊跑邊跳地喊道：「臭乞丐，看我整死你。」

其他小朋友看著宋杰愈跑愈遠，便大聲喊道：「阿杰，小心啊！那邊水深……」

說時遲那時快，宋杰一腳踩空跌入了水裡。

「救命啊……救命……」在水面上載浮載沉，拼命揮舞雙手的宋杰喊叫著。

在岸邊著急的朋友們不知所措地喊著：「救命啊！救命啊！」

震東見狀，也不顧得他的黃金蜆，立刻朝宋杰溺水的方向游去。

當宋杰看到震東前來搭救，宛如在滄海見到浮木似的，雙手雙腳緊緊的抱住震東不放。

剎那間，震東的手腳像被束縛般的動彈不得！在拼命掙扎須臾之後，只見二人漸

漸地沉入河底。

趙震東用盡了全身的力氣，依然無法浮上水面。暗沉沉的河底恐怖極了！就在瀕臨死亡的時刻，趙震東看到了一道光束！斯時斯刻宋杰與趙震東被人救出了水面，只見那人身形魁梧、面赤豐鬚，雙手看似輕鬆的兩邊各提起一位小娃兒向岸上走去。

那人見二位奄奄一息的孩童尚有氣息，便將雙手食指伸入震東與宋杰的咽喉猛然一摳，二人口中立刻嘔出一攤河水。

震東首先醒了過來並咳嗽不止，那人見宋杰尚未清醒，便將雙手合而為一，於宋杰的胸腹間一按，宋杰吐出更多稠黃的河水。猛然之間，宋杰「哇～」的一叫，便放聲大哭。

震東有氣無力開口道：「多謝……叔伯……相救！」

那人「嗯～」了一聲接著開口問道：「小朋友，我見這人欺負你、嘲笑你，而你為何甘冒生命危險出手相救？」

「他雖然……對我……無情；但我……卻不能……對他無義！」

那人又道：「小小年紀能有如此風骨，實在令人敬佩！」語畢，只見那人轉身離去。倏忽之間，那人便消失於這朗朗晴空、氤氳雲靄的茫茫水色之處。再見到的，只剩陽光下的那一方激灑，閃爍著美麗的光影。

後山是寧靜的，但並不死寂。有鳥兒動人的歌聲、有小溪活潑地清唱、有海洋浩瀚的協奏，都是飄揚在這後山之間的美麗音符。

就在今年第一場來訪的冬雨過後，趙震東來到宋平的家門之前，他用著二人慣用的暗號之後，宋平便從後門悄悄溜了出來。

「宋平……我今天到……港口去，打聽到……的消息，有一艘……砂石船……今天晚上會從……洄瀾港……開航。我想……偷搭這艘……砂石船離開，你能不能……幫忙我？」

宋平驚訝道：「你真的要離開這裡？」

震東點點頭：「是的，我對這裡……充滿了傷心……失望！」

宋平思考了一會兒，不捨的點頭道：「好吧！震東，臨走前我們到關帝廟上香拜拜，希望關老爺能保佑你一路平安。」

偌大的關帝廟，香煙裊繞。宋平帶著震東來到案前，虔心敬拜地向帝君道：「關老爺，震東今天晚上就將要離開故鄉洄瀾，懇求關老爺能夠保佑震東，保佑他這一路上平安順利。」

在一旁跪拜的趙震東，看著案上的帝君神像。祂那莊嚴、威武的聖顏不禁讓震東回憶起，之前在溪裡救起他和宋杰的那位叔伯：「好像啊！難道……」

此時，宋平前來打斷震東的思緒道：「震東，我幫你求了一個平安符你帶著。還有，這本《桃園明聖經》是關老爺生前的訓示，你帶著，有空時要經常拜讀喔。」

震東靦腆地道：「可是我……不識字！」

宋平這才想起震東從未上學過！於是又道：「沒關係，等將來你長大了、識字了之後，一樣可以讀啊！」

震東點點頭地收下，畢竟這是好友宋平的一番心意。

黑夜，就是沒有光明，但說得確切些，黑夜充滿了其他更濃烈的光和色。這時，夜色徹底戰勝了落日的朦朧。

趙震東與宋平來到洄瀾港，當宋平看到這麼大一艘的砂石船也著實嚇了一跳！黑暗中，二人躲藏在消波塊裡觀察四週動態。

約莫一小時之後，宋平將身上所背的包袱解下，遞給了震東道：「這裡面有幾件衣褲及饅頭，你隨身帶著。震東，你要考慮清楚，真的要離開嗎？」

震東鐵了心道：「是的。」

宋平只能無奈的道：「好吧！依我的觀察，現在這艘船只有船梯口有人站崗。震東，我去設法將這人引開，你就趁這個空檔，趕快爬上船去，知道了嗎？」

震東點點頭之後，看著宋平離開了藏身的消波塊，大大方方的走向站崗人員，並與此人交談。

只見那站崗人員大聲道：「去、去、去，小朋友不要在這裡胡鬧！」

宋平無奈的轉身離去，走了幾步之後，宋平從口袋裡拿出了彈弓及鵝卵石，在一

切準備就緒後，宋平迅速的轉身、瞄準、發射，一氣呵成熟練的動作，鵝卵石條地一聲，不偏不倚的擊中那人的額頭。

站崗人員痛怒道：「王八蛋，你給我站住！」氣急敗壞的朝宋平追去。

宋平見計劃成功後跋腿就跑，心中難過不捨的思忖道：「震東，再見了！」

趙震東見眼前機不可失，趕緊朝船梯口跑去，並一溜煙的爬上船去。

砂石船上，趙震東聽見交談聲由遠而近，一時不知所措，只能朝著那座堆積如山的砂石，挖了個洞後將自己虛掩。

不知過了多久？只聽見船笛聲響，趙震東感覺到船身開始晃動，心中思忖著：「成功了，我終於要離開這個傷心地了！」

震東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如何？更不知道自己在外面的世界能幹什麼？他甚至連一張文憑也沒有！生命的小舟就此航向了汪洋大海，盛載著他多少的夢幻、期待和憧憬。

二十年後，總統府的會賓室裡，警政署長帶領十位年度破案績效優良，及維護社會治安有功的警務人員，接受總統晉見受勳的表揚儀式。

採訪媒體此起彼落的閃光燈，更點綴出典禮的熱鬧與隆重。

當總統開始受勳時，宋平第一位接受表揚。他那雄糾糾、氣昂昂標準立正姿式，更突顯出警察為社會治安貢獻的重要性。

典禮完畢，當眾人回到警政署會議廳之後，署長立刻宣佈最新的人事命令：「首先，恭禧各位獲得國家的肯定及表揚，相信這些都是各位為國家、為社會辛苦付出的獎勵。接下來各位調派新的單位與職務之後，將會面對新的任務與挑戰。希望大家能夠不辜負國家、社會與人民對我們的期望。以下，是各位新調任的人事命令：王崑輝，調竹塹分局刑事組組長。林國慶，調葛瑪蘭分局三組組長。宋平，調南部犯罪打擊中心分隊長。黃智銘，……」

會議結束之後，距離新任職務尚有七天假期，宋平打算回家鄉探望母親。

在離開警政署之前，宋平至神案前點燃三柱清香，向關聖帝君虔誠敬拜：「帝君在上，宋平感懷帝君忠孝節義之精神及其影響，並以《桃園明聖經》之經義為訓，

確實踐屢，臻至善境。《關聖帝君覺世真經》有言道：『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虧，可立於天地之間；若不盡忠孝節義等事，身雖在世，其心已死，是謂偷生。』願帝君護佑宋平伸張社會正義之公理，發揚倫常精神，重建世道正義。」語畢，宋平於香爐插上清香後，雙手合拾虔心敬拜。

洄瀾市交，美崙山上一獨幢雙併別墅。天地一隅，背山面海，旁有美崙溪一彎溪水注入太平洋。在這如詩如畫之地以為結廬，實為誠然妙佳。

宋杰駕著一輛賓士名車回到家中，進屋後，見到母親與弟弟宋平在客廳聊天，宋杰板著臉應付性地道：「宋平，放假啊？」

「是的，順道來探望母親。」

宋杰揶揄地回道：「哼！你是怕我少了母親一頓飯，還是怕我會虐待母親？你也不看看媽媽現在住的是豪宅，吃的是山珍海味，穿金戴銀還有佣人侍候，我看這些……是你做警察那份微薄薪水所做不到的吧？」

「哥所言極是！但人各有志，而我也很滿意目前的生活。我還要感謝哥代我侍奉母親，讓我能無後顧之憂忠守我的工作崗位。」

宋杰：「這是身為長子的本份及義務，不必言謝！」

宋平起身道：「既然如此，那我不打擾了！媽，我先回去了，有空再來看您。」

宋母：「平兒啊！這屋子大得很，房間多得是，你為何還要回去那老房子住呢？」

宋平微笑道：「住習慣了，況且那裡還有我成長的回憶，所以就是捨不得離開。」

語畢，宋平轉身離去。

月下，是一片柔和的銀輝。白日的喧囂已經遠去，留下的，是這般靜謐的夜。躺在床上的宋平輾轉難眠，那些過往的時光一一浮現腦海。

年少時，宋平總以為橫在眼前的，是一條歲月的長河，浩浩蕩蕩，奔流不歇；遠方，盛載著他多少的理想和期待，還有那對大千世界的熱切盼望以及想要一探究竟的心啊！猶記高中即將畢業那一年——

每年六月，辭別枝頭的鳳凰沒有隨風遠颺，竟簌簌而下，委落為一地的繽紛；而蟬，開始聲嘶力竭地響起，一聲急似一聲。驪歌唱遍了校園的每一個角落，別情

也感染了每一棵樹。

當每一位同學都在為聯考填志願傷透腦筋時，宋平毅然的報考警校，這是他從小的志願，他要逐步實現自己的生涯規劃。

當考試成績單寄到宋家，由宋母接獲入學通知時，她二話不說的拿起雞毛撻子，並叫宋平跪於父親供桌牌位前。

盛怒之下，宋母重重地揮打手中的雞毛撻於宋平身上道：「你現在長大了是不是？有自己的主見了是不是？還是母親老了、不重用了！打從你們小時候，母親便語重心長的教育你們：現下世道險惡、人心不古！我並不奢望你們有高學歷，想要從事什麼行業都沒關係，但唯獨警察這一途，我決計不肯你們入這一行！」

宋平：「媽，為國家、社會奉獻心力，維護治安，孩兒不懂這有何不對？」

「當警察太危險了！」

「每一種行業一定都會有它的風險存在，媽，我們不能這麼自私！如果每個人的想法都和母親您一樣，那麼，如此一來，國家、社會將會大亂的。」

宋母又揮打手中的雞毛撻道：「自私！你說我自私！那誰來可憐我？誰來體諒我？……」宋母傷心欲絕的丟掉手中的雞毛撻，全身癱軟跌坐在地上哭道：「你父親生前就是一位警察，在一次圍捕歹徒的行動中，被對方一槍擊中要害身亡！當時你還在襁褓之中，阿杰也才二歲。對於一個新婚才三年就要守寡的弱女子來說，除了要面臨喪夫之痛外，經濟也頓失依靠！為了要養活你們兄弟倆、為求生活溫飽，有誰來可憐我？有誰來幫助、安慰我渡過這段人生低潮？母親這一路咬緊牙關苦撐了過來，我只是不想讓我的小孩重蹈父親之轍，我只是不想讓悲劇再次發生，難道我錯了嗎？阿平，難道母親這樣做錯了嗎？」

當宋平聽到母親這一席刻骨銘心的往事後，情緒久久難以撫平！過了許久，宋平才又開口向母親道：「媽，為國盡忠；為父母盡孝，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一個國家要富強，還有賴每位百姓實踐『忠』的精神。關聖帝君在《明聖經》告訴我們芸芸眾生的訓示：『著忠良，竭力匡衡。字字金石，言言珠玉，而其尤著者，則在乎忠孝廉節。故凡竭力事君者，或匡衡君位而使之定，或匡衡君身而使之，

或匡衡君德而使之誠，皆本純良之心以進之，斯忠不至於激烈也。」這些都是在我們的生活之中，所應該秉持的天理，不是嗎？」

「不要跟我說這些大道理，我沒有這麼偉大的情操，我現在求的只是全家能夠平平安安過日子而已！」

「媽，就是有許多人受不了外來的打擊與責難，而退回到過去的窠臼之中封閉自己！警察這份職業既然是父親的理想與最愛，那麼，如果父親尚還在世的話，我相信爸爸一定會支持我的志願。而現在，相信天上的父親也會在冥冥之中護佑我的。」

宋母聽見宋平意已堅決，也不禁讓她想起死去的丈夫，她心中思忖著：「是啊！這個孩子的思想及脾氣與他的父親一模一樣，都有著一份俠義傲骨的精神。而我當初不就是愛上他父親的忠義行為而嫁給他的嗎？如今……」宋母想到此處便開口道：「算了，你們現在都已經長大了，母親也管不動你們了，就隨你們去吧！」

宋平開心地抱著母親道：「媽，謝謝您。」

當現實以洶湧之姿不斷的向我們襲來，夢就這麼急速地跌落於塵埃之中，甚且悄然碎去——

福莎島第二大城：打狗市。宋平帶著簡單的行李，到南部犯罪打擊中心報到。

當張榮森局長帶領著宋平來到第一分隊辦公室之後，第一分隊所有隊員立刻放下手邊的工作喊道：「局長好！」

張局長微笑地向大家道：「好，好！各位同仁，這位就是貴分隊新到任的分隊長：宋平。希望各位以後能夠互助合作、打擊犯罪，為這個社會及國家盡上最忠誠的心力。」話到此處，張局長轉頭向宋平道：「宋隊長，因現在警力短缺，原本貴分隊編制人員為九名，現在第一分隊連同你這位隊長只有四名人員。但我相信，署長會將各位分配到犯罪打擊中心的勤務人員，一定都是最優秀、最能幹的精英，希望各位能夠發揮所長，不辜負長官及百姓們對我們的期望。」

其中一位隊員起立道：「宋隊長您好，我叫陳正弦。連續三年蟬聯武術、散打冠軍。」話到此處，他另外介紹了二名隊友：「這位是吳天佑，是隊上的神槍手，

去年全國射擊亞軍。另外這位美女名叫李宜婷，是隊上的智多星。你可別看她如此柔弱，其跆拳道功夫可厲害了！」

局長見隊上氣氛已開始熱絡起來，便道：「這裡應該沒我的事了，各位加油喔！」語畢，局長轉身離開。

「恭送局長。」隊員們紛紛起立道。

連續幾個星期，宋平非常努力瞭解隊上的一切狀態。而宜婷也向宋平解說目前第一分隊裡，尚未偵破的幾項重要案件。

「我們隊上現在偵查的幾個專案有：跨國組織的詐騙集團。其集團利用電話誘導方式，假藉檢察官之名封鎖被害人帳戶為由，令被害人領出帳戶金額後，歹徒利用偽造管收公文，詐取被害人鉅額現金，讓被害人傾家蕩產！」

宋平問道：「此案件偵辦進度如何？」

宜婷：「我們配合一六五反詐騙中心以及電信公司合作，緝捕到幾組假檢察官及車手。可惜他們只是組織最下游的人頭，偵訊後才知道他們都不知上游僱主是誰！」

宋平：「這樣啊！那另外的專案是什麼？」

宜婷：「另一項偵查的是接獲打狗港務局的通報：有不肖員工以內神通外鬼的計謀，用貨櫃作掩護，走私進口毒品。其種類包含：K他命、搖頭丸、大麻、安非他命、海洛因……等等應有盡有。再過不久墾丁春吶即將展開，全島許多毒梟都想利用這個機會大賺一筆。」

宋平：「對於這二項專案，隊上將如何偵辦？」

宜婷：「查緝至今，大概只知道這位首腦他們都稱為火哥，但其真實身份尚有待詳查！」

宋平：「宜婷，將歹徒的通話譯文及時間、地點的資料列印一份給我。」宋平心中又思忖道：「火哥！角頭上好像沒聽過這號人物？」

經過不斷的佈線緝查，宋平發現：從電信方面著手的結果，到最後只是徒勞無功！因為歹徒所用的門號幾乎都是人頭門號，而發話地點遍佈了福莎島的各大城市。

就在墾丁春吶前夕的某日，南部犯罪打擊中心又接獲線報，當日晚上的一艘貨櫃船裡，夾帶著大批毒品試圖闖關進港。全體警員無不磨拳擦掌，一次又一次地沙盤演練，誓言將歹徒繩之以法。

是夜，打狗港邊許多員警喬裝成港務人員，埋伏在第二碼頭。接近凌晨時分，一輛三菱雙門跑車緩緩駛入目標區。全部警員開始戒備，並採取口袋戰術預防歹徒逃逸。只見車輛將車燈打暗號似的閃爍了幾下。不久，一個貨櫃上頭站著一位港務人員，拿著手電筒回覆相同的暗號。車上二人見狀後立刻下車，朝港務人員的方向走去。

其中一位看著手錶大聲道：「時間有點延遲了，動作要快一點，拿完貨之後我們還得趕去墾丁！」

港務人員跳下貨櫃後回道：「沒辦法，最近是貨櫃進出口旺月，每天碼頭都要忙到很晚！」只見那人一邊說話、一邊打開貨櫃門道：「第二排倒數第三箱就是了。」當他們找到目標之後，三人立刻蹲下，其中一人從腰帶中亮出匕首，插入紙箱後便劃出一個大洞。另一人立刻伸手進紙箱中，掏出一堆紙屑後，捧出一只木製盒子。

帶頭的那人將盒子打開，驗貨之後道：「嗯！東西數量都沒錯。」

「統統不要動！」倏忽之間，許多警察已將這三人團團包圍。

歹徒原本想加以反抗做最後的掙扎，但見寡不敵眾只好乖乖束手就擒！

南部犯罪打擊中心第一分隊辦公室裡，因三位歹徒有權依法拒絕夜間偵訊，並要求等候律師到場之後，才願意製作筆錄。

宋平見狀只好命令道：「將證物密封讓人犯捺印畫押，等他們的律師到了之後再行清點。三位嫌犯先關進拘留室，扣押他們的手機，注意他們來電的通聯記錄。」

在這漫漫長夜裡，白日的喧鬧早已隱遁；星光顯得最亮的時候，是在黑暗的圓缺之夜。

《夜夜掛長鉤，朝朝望楚樓。可憐孤月夜，淪照客心愁！》我們仰望月的陰晴圓缺，也和人間的離合悲歡相互印證。

當最後一班飛機抵達洄瀾機場，星光下匆忙的過客，更襯映出世間幾番滄桑更替的機場大廳。

美屬維京群島的商業鉅子賽門先生，正從容不迫地走出機場大門。

位於出口處停著一輛已恭候多時的加長型禮車，當司機見到賽門先生緩緩走近，他立即打開後座車門道：「晚安，賽門先生。我是您的專屬司機張台生，主人先請入座，待行李托運送達後，立刻送您到飯店休息。」

賽門點點頭坐進禮車，司機待托運員抵達時，熟練地將行李排列整齊後，禮車緩緩駛離洄瀾機場。

禮車上，賽門向司機問道：「工程進展得如何？」

司機：「進度非常順利，已接近完工階段。可是……」

「怎麼！有問題嗎？」

「主人，詳情我也不太清楚，畢竟我只是個司機！明天將有高層主管與您會晤，報告工程進度及現行所遇到的問題及困難。」

「也對！台生，先不急著回飯店，你先載我四處走走看看吧。」

「可是主人……現在是晚上，到處都是黑朦朦一片。主人若想欣賞風景，應該在白天較為適合才對。」

「我喜歡夜色，白天雖然視線較為清晰，但我卻欣賞夜的朦朧。況且，白天我事務繁忙哪有時間及心情遊賞風景呢？別囉嗦，照我的話去做便是！」

「是的，主人。」

當車行來到洄瀾市郊的南濱公園，賽門命司機在此停車，獨自下車向公園涼亭走去並欣賞夜色。

遠離塵囂的淨土，屹立在青山綠水之間。一望無際的太平洋吹來徐徐的海風，滿天無垠的繁星點點，在一片柔和的銀輝之中，不禁讓人感嘆這世間的物換星移！這兒的星星分外明亮，或許是因為空氣鮮潔、雲層較薄的緣故吧？在這夜深時候數著滿天繁星，即使只有賽門獨自一人，也認為是賞心樂事一件！

和海風一起遨遊，與星月共徘徊，人世的紛擾那裡值得縈繞於心？賽門先生雖也

來自四百環海的美屬維京群島，但加勒比海的風情，和這個美麗的福莎島截然不同。

海洋是賽門最要好的朋友，它總是站在紅塵之外，以旁觀者冷靜的立場來看世俗的爭名逐利。人們是否也會為自己無法逃脫名韁利鎖的桎梏，而覺得可悲可憫呢？

不知過了多久？海天的盡頭耀起了一道曙光，洄瀾這美麗之城，每天都會迎接福莎島上的第一道朝旭。

須臾之間，這片大地突然變得明亮。在這清新的空氣中，賽門環顧四週，他欣賞這山的肅穆、水的柔媚、林木的鬱鬱蒼蒼、大地的廣博深袤，投身於大自然如此優美的懷抱中，讓他從而領會到這世間的諸般美好！

賽門起身走向禮車，向司機道：「我們回去吧。」

上午九點後的南部犯罪打擊中心，第一分隊裡每位員警正忙碌得不可開交。陳正弦、吳天佑、李宜婷在律師到場之後，開始對嫌犯製作筆錄。

宋平也在律師的監督之下，拆封所查獲的證物袋，開始清點歹徒的犯罪證物。

宋平一邊陳列、一邊清點道：「在三菱轎跑車裡，所查獲的犯罪物品為：貝瑞塔制式手槍三把、子彈三十六顆。人頭帳戶存簿二十六本、提款卡二十六張。人頭門號電信 SIM 卡十五張、電子磅秤二台、毒品分裝袋及器具一大包、疑是犯罪所得現金共新臺幣二百五十六萬九仟元等等。請問三位嫌犯及律師有無意見？」

宋平看了律師及嫌犯均無意見後又道：「接下來是嫌犯於貨櫃中取出的毒品，經清點後數量為：海洛因六百公克、安非他命一千公克、K 他命六百公克、搖頭丸三千顆、大麻五百公克、一粒眠五百顆。以上是三位歹徒以現行犯之行為逮捕，其一切逮捕及搜查經過均有錄影存檔之合法過程為憑。另外，三位嫌犯所持之手機及門號，現在還在查緝上、下游共犯中，目前尚未能夠陳列。一切之緝捕、訊問、偵察過程均無暴力、脅迫之不法行為，如果三位律師沒有質疑及意見的話，還請一旁候坐，不要妨礙我們偵辦，謝謝！」宋平縝密的一席話，讓三位律師無法駁斥，只能乖乖地一旁就座。

此時，局長帶了幾位前來支援的員警進入第一分隊，並勉勵各位同仁道：「各位辛苦了！打擊犯罪是我們的職責，如今第一分隊所有隊員偵破了重大的販毒集團實為難得！希望各位能夠再接再勵，為全國百姓的安全把關。」

宋平向局長道：「局長，三位嫌犯及毒品、現金應該只是冰山一角。我們會繼續深入追查源頭，但還是請局長能夠幫助我們封鎖媒體公佈消息。因為萬一風聲走漏，我們追查將會更加困難。」

局長：「沒問題，這一點就由我來負責，而這裡就由你來指揮坐陣了。」

宋平敬禮道：「謝謝局長。」局長回禮後，便轉身離開。宋平繼續又道：「宜婷，口供筆錄讓支援的學弟們接手，妳準備好電腦及追蹤器在一旁協助我。」

宋平和宜婷在與電信公司取得授權後，由曾擔任電信警察的宜婷負責追蹤的工作。

「宜婷，妳先追查三支手機接聽、撥出及簡訊的內容為何？」宋平吩咐道。

宜婷雙手快速敲打電腦鍵盤道：「港務人員的手機通訊較為單純，其他二位的通訊對象較為複雜。」此時，其中一支手機鈴聲響起。

宋平：「追查！」

「是簡訊。」宜婷按下通話鍵。

簡訊內容：「台欣銀趙明彥泡水四十九萬五千元。」

另一支手機鈴聲響起。宜婷道：「簡訊。」

簡訊內容：「國世銀吳東明泡水四十八萬九千元。」

此時，二支手機鈴聲此起彼落響起。

簡訊內容：「國世銀鄭金文泡水四十九萬整。」

簡訊內容：「裕山銀楊世松泡水四十八萬五千元。」

簡訊內容：「婦邦銀施淑嬌泡水四十九萬六千元。」

簡訊內容：「泡水帳戶不足請求支援。阿明留。」

宜婷按著電腦追蹤器，高興地向宋平道：「隊長，我們釣到大魚了！這些歹徒不只是販毒集團的人，他們還是詐騙集團的上游成員。」

宋平：「喔！怎麼說？」

宜婷指著顯示螢幕道：「你看這些人非常奸詐，底下的車手將詐騙得來的金錢，透過銀行帳戶來洗錢，他們匿稱為『泡水』。而現在各銀行的匯款機制為超過五十萬元的現金，匯入帳戶就必須示出證件留下基本資料。所以這些匯款洗錢金額只要都不超過五十萬元，既不用承擔風險，銀行人員也拿他們沒輒。而且他們利用人頭電信發送簡訊難以追蹤定位的優勢來閃避警方人員的查緝。」

宋平：「可惡，先通知銀行凍結這些帳戶！」

就在此時，來電鈴聲響起。宜婷緊張道：「隊長，來電顯示是火哥！」

宋平：「追蹤定位，快！」

宜婷立刻戴上耳機開始追蹤。宋平見宜婷點點頭之後，一切準備就緒並按下手機擴音鈕。接通後，電話那頭道：「嘖！你們這些王八蛋，取個貨要花這麼長的時間！哼，你們別想給我耍花樣，我確認過對方已經按約定時間裝貨上船了，而且船隻也準時抵達打狗港。趕快給我回來，已經很多人等著要貨了。哼！」對方掛上電話。

宋平緊張看著宜婷，只見她無奈搖頭道：「沒辦法！對方用變音器及國際轉接手法，我無法追蹤定位！電腦螢幕上的發話地點是中美洲加勒比海的一個海島國家。」

宋平氣憤得敲辦公桌道：「可惡，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語畢，宋平心中思忖：「可是……對方雖使用變音器，但……這人講話語氣好像……似曾相識？」

宋平苦思許久還是不得要領！既然電信方面查無頭緒，現在只有朝另一個方向來偵辦了。

眼見三位嫌犯筆錄即將製作完畢，宋平走向三位律師道：「相信各位都知道你們的委託人是走私毒品的現行犯，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一項中明文：製造、運輸、販賣刑度最重之第一級毒品，可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而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你們的委託人所查獲的毒品從一級、二級到三級違禁品都有，另外還有槍砲彈藥管制條例及常業詐欺罪等等。依各位律師對法

律的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而言，你們大概心裡有數了吧？」宋平見律師無言及三位嫌犯滿臉愁容的表情後，又繼續道：「所以你們想幫委託人減輕刑責，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只剩下你們所謂的『窩裡反』條例了。」

其中一位律師突然靈光乍現道：「你是說法務部最新通過的肅清煙毒打擊犯罪的方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及第十七條第二項：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宋平點頭道：「不錯，所以各位可以和你們的委託人商量，只要他們願意配合交出首腦，一經破獲，我們一定呈報檢察官減輕其刑。」

只見三位律師與嫌犯商量許久之後，那位帶頭的嫌犯開口道：「好吧！既然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我們總裁做任何事都非常小心謹慎，他的真實姓名及背景也很少人知道！但是有一次，我不經意看到總裁火哥的證件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叫唐木火。但是他真正的住處有太多地方了，每次和他見面的地點幾乎都由他決定。俗語說：『狡兔有三窟』，據我猜測他藏身之處大概有十幾處之多吧？」

吳天佑聽聞後，趕緊到電腦前查唐木火的檔案資料。

螢幕顯示出：全福莎島名叫唐木火的共有二十六人。但是經比對嫌犯口卡資料的相片之後，卻發現他們的總裁火哥並不在這二十六人之中。

宜婷：「這火哥是匿名的。」

帶頭的嫌犯緊張道：「我絕對沒有欺騙你們！其實……我們現在還真的希望你們能夠捉到火哥，否則的話，我們可能真的『沒命回中原』了！」

宋平：「我沒說你們騙人，既然他能為首詐騙、販毒集團，弄個假證件也並非難事。只是……」話到此處，宋平思考了一會兒，又道：「好了，感謝你們的合作，我們會儘力追查火哥的真實身份，到時候我會代你們向檢察官求情，減輕你們的刑責。」

三位嫌犯異口同聲地道：「謝謝！謝謝！」

宋平：「好了，筆錄製作完畢。正弦，麻煩請前來支援的學弟們，將三位嫌犯、

口供及證物等移送地檢署。」

「是，隊長。」陳正弦起立道。

回復平靜後的第一分隊正在開著小組會議，宋平向各隊員宣佈：「接下來，我們的任務就是追查火哥的下落，我已經向局長申請暫時封鎖媒體發佈消息，但這只是權宜之計，我們動作還是要快。」

「但是我已經查遍全島有案底的火哥資料，但還是沒有頭緒！」陳正弦忙碌地翻查口卡資料。

宜婷無奈地敲打電腦鍵盤道：「我就說過這個火哥的綽號是匿名的，這樣追查簡直是大海撈針！」

「跨國性的詐騙、販毒集團……或許，他們的首腦根本就是個外國人？若果真如此，那麼我們再怎樣追查都是枉然啊！」吳天佑若有所思地道。

宋平：「宜婷，剛才妳錄下火哥的那段通話錄音，麻煩妳再播放一遍。」

「是。」宜婷一邊回答、一邊敲打著電腦鍵盤。不久之後，擴音器裡播放出剛才火哥的通話內容：「……嘖！你們這些王八蛋，取個貨要花這麼長的時間！哼，你們別想給我要花樣，我確認過對方已經按約定裝貨上船了，而且船隻也準時抵達打狗港。趕快給我回來，已經有很多人等著要貨了。哼！……」

宋平喃喃自語地道：「唐木火……唐，木，火……」宋平好似靈光乍現般道：「宜婷，幫我追蹤定位一隻手機號碼！」

「是。」宜婷敲打電腦鍵盤後，又道：「請講。」

「0910,585XXX。」

宜婷輸入號碼後，等待螢幕顯示之後道：「有了！這個方位的地址是……洄瀾市遠熊大飯店。」

宋平起立向隊員們道：「各位，準備逮捕行動！」

洄瀾市，遠熊大飯店附設西餐廳裡。賽門先生正聽著幾名高層幹部講解會報資料：

「……總裁，目前所遇到的困難就是這樣！」

「事情怎麼會發展到這種地步？好吧，我瞭解了。你們趕快先回去緊盯著後續發

展，如果有最新狀況立刻前來報告。」賽門皺著眉頭道。

「是的，總裁！」屬下紛紛起立道。

只見賽門起身往大廳的方向走去，下屬分別跟從在總裁身後。直到賽門在進入電梯之前，又向下屬耳提面命道：「發生這種狀況得趕緊處理、解決，否則後果會像滾雪球般地愈來愈嚴重，到時候惹得檢警更大動作的專案處理，那麼事情就會非常棘手了！」語畢之後，電梯門關上。

面面相覷的屬下們，焦急地往停車場方向走去。

話說另一頭，宋平等入抵達遠熊飯店之後，走進大廳時，與幾位西裝筆挺的人仕交錯而過。

宋平職業本能地觀察了這些人，心中思忖著：「這些人……並不像是來觀光的？……」於是他立刻道：「宜婷，做最後確認的追蹤定位。」

「是。」

遠熊飯店的大廳裡，宋平在櫃檯前示出證件表明身份之後，開始詢問他們所要追查的人下落為何？而宜婷與天佑、正弦則是在會客室用電腦向電信警察聯線做最後的定位確認。

宋平詢問完之後，與隊員們會合。宜婷向他報告：「隊長，你要追查的手機定位是在這裡沒錯。」宜婷將電腦螢幕轉向宋平。

宋平：「沒錯，很可能就是火哥的這位嫌犯就在這間飯店的總統套房裡。它位於這棟大樓的最高樓層，我將會從頂樓用吊掛繩索的方式垂降到 1502 號房陽台上。正弦、天佑你們先在房門口待命，宜婷妳在電梯口做好控管，嚴加審查進出十五樓的所有人員。切記，一切聽我的命令行事，不可打草驚蛇更不能擅自行動，知道嗎？」

宜婷：「可是隊長，你獨自一個人闖入敵營……會不會太危險了！」

「我自有打算，不用為我擔心，也希望大家凡事都要小心謹慎。」

當宋平於頂樓一切準備就緒，他拋下繩索、扣住安全環後，開始垂降。在二個跳躍動作之後，他順利來到 1502 號房的陽台。

一切似乎都太順利了！陽台裡一扇落地窗關著窗簾，宋平來到窗邊，輕輕的試著移動落地窗看看是否反鎖？

出乎預料，落地窗竟輕鬆的緩緩挪動！宋平聽到房裡的對話：「派陳坤到打狗港去接貨到現在都沒有消息，現在行動電話又給我關機，恐怕是出事了！」

「老大，那批貨值不少錢吶！」

「嘖，你這個笨蛋！現在不是錢的問題了，問題是在他們會不會出賣我？哼！」

「他不可能知道老大的真實身份，您就不用擔心了。」

「哼！」

宋平又聽到另一人的聲音：「火哥，到目前為止，今天各大銀行總結匯入金額共一千六百五十八萬元左右。」

「距離銀行關門結算差不多還有半個小時，你們倆個準備收拾，三點半時間一到我們就離開。」

宋平確定房間裡的人是火哥無誤，據估算房裡頭共有三人之後，宋平將腰間的槍取出、上膛，將落地窗打開立即衝進房間內道：「統統不要動，唐木火你被包圍了，乖乖束手就擒吧！」

房間裡頭的三個人，在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著實嚇了一跳，三個人呆在原地動也不敢動。

其中一位歹徒驚訝道：「宋平！你怎麼會知道……」

宋平搖搖頭嘆道：「哥，你閃避警方的手法太過粗糙了！唐木火這個名字如果用一點心思來拆解的話，我們宋姓氏為朝代名，唐、宋、元、明、清，除了宋氏之外，就屬姓唐的人居多了。而你的杰字若上下拆解即木與火，所以因此而造就了火哥這號人物了。」

「哼！」

「還有，你與陳坤的手機通話時，雖然你加裝了變音器來逃避查緝，但卻改不了你平時說話習慣鄙斥的口頭禪。只要稍加推敲，答案就乎之欲出了。」

「哼！那是陳坤湊巧被你給逮到，否則換作是別人來偵辦的話，我肯定他們查不

到！」

「這就叫法網恢恢啊！」

「宋平，算了吧！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我走吧？」

「太遲了，房門口乃電梯都有其他警員埋伏著。」

「嘖！要個交代是吧？我這二個手下你隨便選一個去擔罪吧！平弟，我保證立刻解散組織集團，從今以後正正當當的做人！」

宋平搖頭嘆息道：「哥，懸崖勒馬吧！」

「哼，我解散集團棄惡從良，我這不是懸崖勒馬嗎？」

「唉！你怎麼到現在還是這種思維呢？想想你的犯罪集團到目前為止戕害了多少人？多少家庭因為你而支離破碎？而你現在還要別人替你頂罪！善惡到頭終有報，哥，你到底要到何時才能真正覺悟呢？」

宋杰：「可是……母親她還需要我來照顧啊！平弟，母親患了重病你知道嗎？好歹我們也是親兄弟啊！」

「母親……」話到此處，宋平的心裡思忖道：「孝為仁之本，如果我將哥哥移送法辦，想必重病的母親一定會非常傷心！為人子女首要能侍奉父母，恭敬兄長為之其也。程子道：『孝悌，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悌是一切德行之根本，而我該如何才能做到：母慈子孝，兄友弟恭呢？」

此時，房間裡響起手機鈴聲。宋杰看了手機傳來簡訊之後，狠狠的將手機摔在地上：「哼，他媽的！警察都找上門了，現在才告訴我陳坤出事了！」

「是我們封鎖住消息，你現在就能得到這些消息算是快的了。」……宋平又思忖道：「不行，警察是我的工作、我的職責。我應該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職守。五倫之首為君臣之道，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關帝爺訓示中亦道：『日用朝廷祿，當思補報功。報國臣之本，惜卒將之宏。』君臣之義一語中的『義』字，講的就是我的責任。於公；於私，我該如何是好？若講求忠義之精神則是為不孝；若講求仁愛之孝道，那樣對國家、對人民又是不忠、不義！真是讓我左右

為難啊？關帝爺，懇求您在天之靈指點弟子迷津啊。」

此時，宋杰看到了弟弟正陷於苦思之中，他認為機不可失。於是取出暗藏腰際之間的手槍指向宋平道：「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宋平，只有犧牲你了，哼！」宋杰語音甫落，即扣板機「砰」的一聲，子彈朝宋平射去。

當另一頭的宋平回過神來，子彈已朝自己飛射而來。他本能性的一個側滾翻，躲過迎面而來的子彈。

在門外埋伏已久的陳正弦與吳天佑聽到房間裡傳出槍響，立刻破門而入。

宋杰看到前來支援的警察，立刻朝他們發射第二槍：「砰」。陳正弦見狀立刻縱身一躍，向宋杰的太陽穴踢去，宋杰一個側身閃過這一腳，落地後的陳正弦借力使力一個迴旋踢，一腳擊中宋杰的右手腕，宋杰手中的槍瞬間脫手而出。

在一旁舉槍瞄準已久的吳天佑見機不可失「砰」的一聲，朝向宋杰的右膝射去。條地間，宋杰中槍跪地。

房裡二名宋杰的黨羽，眼見前來的警察正忙著全力緝捕首腦火哥，兩人見房門未關，於是趁亂逃了出去。

守在電梯口的宜婷見歹徒逃了出來，立刻拿出她引以為傲的跆拳道本領，一個飛踢擊中其中一位的鼻樑之後，宜婷見另一人身型較為矮小，於是右腳一扣，擊中那人的天靈蓋，順利的制服了黨羽二人。

宋平見所有人順利落網，即向宋杰道：「哥，玉雖碎，仍其白；竹雖破，節仍在。犯了罪本該受法律制裁，你安心去服刑吧！奉養母親的義務就交給弟弟，我會善盡孝道的。」

「哼！」

「歡迎收看福莎晚間新聞，首先報導頭條新聞：南部犯罪打擊中心破獲跨國性販毒、詐欺集團。警方共起出市價高達上億元的各式毒品之外，還查扣上千萬元詐欺所得現金。警方循線追查，除了緝捕到集團首腦宋姓嫌犯，更跨國性合作在菲律賓、越南及中國共上百名下游黨羽。據警方供稱：該組織為我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犯罪集團，受害人數高達……」全國電視正播送著頭條新聞。

南部犯罪打擊中心的發言室裡，正擠滿了前來追蹤後續發展的媒體記者。

在另一頭的辦公室裡，局長正在讚揚宋平能夠大義滅親的為國盡忠：「宋平，我剛才接到署長打來的電話，說你可以不為己私的破獲此案實為難得！而且署長已經呈報總統，相信過不久你將可以破格升遷。」

「報告局長，這些都是我的職責本份，實在不需要表揚！而且我們所敬拜的關聖帝君也曾訓示：『忠誠報國乃其當盡之義，亦為人臣本心之所在。』忠孝節義乃為人的基本操守，我只是不忘聖賢之教導的訓示而已。」

「警察雖是我們的職業，而忠臣或許也當盡置個人生死於度外，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最佳操守。但真能做到的又有幾人呢？論功行賞這也是國家對我們的體恤啊！」

「局長，先撇開升遷行賞之事不談，屬下有個不情之請還望請局長成全……」

「但說無妨？」

「是這樣的，因家兄將入獄服刑，家母年邁且有病在身，這次事件受傷最深的想必是家母吧！所以我想請調回家鄉洄瀾所轄單位工作，以便從近照顧、奉養母親。」

「嗯，我一時興奮過了頭，卻忘記現在最傷心難過的一定是令堂了！這個時候她身旁最需要親人的安慰及陪伴，我看這樣吧……我先准假讓你回家陪伴母親，致於請調之事我會立刻請示署長，你就在家等我的消息吧。」

「是，謝謝局長。」

當宋平回到洄瀾市的別墅裡，他來到傷心欲絕的母親面前，立刻雙膝跪地，道：

「母親，請您體諒孩兒因職責所在，不得不在國家與親情之間，必須權衡輕重而後取捨，造成如今令人遺憾的結果！」

宋母重重地在宋平臉頰上「啪」的一聲，攔了一掌道：「他可是你的親哥哥啊！與你從小一塊長大的兄弟啊！而你卻不顧手足之情將他繩之於法！你叫母親以後怎麼辦？你叫母親以後用什麼臉出門見人？如果早知道今天會有如此下場，當初我死也會阻止你去唸警校！」

「母親，人犯了罪本該接受法律制裁，這是從小母親您就灌輸給我們的正確觀念，

哥哥不知毒害了多少有為的青年？不知讓多少家庭窮困潦倒、家破人亡？難道我們就不應該阻止這樣的悲劇再繼續發生嗎？母親，從今以後就讓孩兒來侍奉您吧！這幢別墅、汽車及值錢的東西都是哥哥的犯罪所得，不久之後將遭到法院扣押。母親，孩兒雖不能給您富裕的生活，但孩兒會孝順您的。」

宋母心中思忖道：「這孩子的思維及個性跟他的父親簡直是一模一樣！他們痛恨的是鄉愿，那種毫無原則地想要討好每一個人，結果只落得被奚落而已。他們也鄙視『個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是真正男子漢的道德與勇氣。還有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理直氣壯、當仁不讓的胸懷現在社會裡何處可尋？聖賢的寂寞，也許是他們高懸的理想，不易被世人明白。他們有著更深的孤獨；而我的寂寞卻是一種失落，在喧囂的人群裡，但覺滿心淒冷！」她失落不語地起身收拾行囊。

臨行前，宋母依依不捨看著這幢別墅，這裡充滿著和宋杰快樂生活的美好回憶！宋平告訴母親：「這裡的一切，不知是用多少家庭血汗與眼淚堆積而成的，我們住得也不安於心。記得聖賢書裡曾經說：『如果我們的視野能高於世俗之上，當可超脫一切的榮辱。即使是在疾風之中，那麼就做一株勁草吧；縱然身處逆流，也要力爭上游。』執著於真理的追求，想想連聖賢尚不能免於孤寂，更何況是平凡的我們呢？」

「走吧！」宋母轉身往車上走去。

在此同時，宋平的行動電話響起。他看到來電顯示是局長打來，宋平第一個念頭就是：長官有新任務賦予。

「喂，局長，我是宋平。」

「宋小隊長，我已經向上呈報你的調職報告。據署長指示，你立即調任為洄瀾縣和平派駐所副所長，因為你們洄瀾縣和平村很有可能即將發生一場暴動。」

「和平村！暴動？」

「是的，和平村民最近時常聚眾示威抗議！據瞭解，起因是美屬維京群島的財團，相中洄瀾和平村背山面海的這塊寶地。經過專業人仕環評通過後，想與我國政府

合作，打算在當地建造及開發一座核電廠及水泥開採公司。」

「核電廠及水泥廠！如此一來將會嚴重破壞這裡的好山好水，難怪村民會聚眾抗議。」

「沒錯，核電廠是建造在海上，利用太平洋海水及潮汐來冷卻反應爐。而水泥廠則是往山上開挖，根據探測得知和平村這附近的山勢地形是由大量的石灰岩、大理石及黏土隆起而成，是製造水泥的最佳材料。宋平，你的人事資料已經送達和平派駐所了，這幾天你直接到和平報到即可，等有空再回打狗收拾個人物品就好。」

「是，局長。」

「宋平，老實說……我非常捨不得像你這種難得的人才！相信恪遵忠孝節義為人之本的你，前途一定難以限量。」

「謝謝局長的誇獎，這些都只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則而已，希望將來還有榮幸與局長一起合作。」

《還我清淨河山，唾棄核能家園》、《國家強佔私有土地，枉顧百姓人民安全》、《保護生態環境，拒絕開發破壞》……洄瀾縣和平火車站廣場前，近日每天都聚集許多抗議群眾。其間除了洄瀾縣民及和平村民之外，還不乏許多福莎島的環保團體。

抗議群眾在火車站前聚集之後，出發繞行和平村二圈，最後來到核能電廠前向媒體及大眾表達他們的訴求。

和平派駐所為了管理秩序及安全，每天幾乎是全員出動。但前來聲援的人數愈來愈多，某日，大批群眾又來到發電廠前示威抗議。宋平向人群高舉著《警告違法》的牌子，另一隻手拿著擴音器對大眾道：「各位，此遊行集會未合法申請，在此勸導大家立即解散。」

全國各大媒體紛紛爭相採訪報導，而此項新聞迅速躍上國際熱門話題。為了防止議題擴大，核電廠及水泥廠也都派高層人員出面，但卻不見抗議事件有止息的局面。

帶頭的人仕領著大伙喊道：「還我家園河山！」

「還我家園河山！」

「杜絕核能入侵！」

「杜絕核能入侵！」

不久之後，核電廠的高層出面道：「各位，我們的總裁賽門先生，在稍候將會出面說明我們電廠的安全性，請大家靜候。」

此時，宋平的手機鈴聲響起，他看了看陌生的來電顯示之後，按下通話鍵：「喂，你好……什麼！……好、好，我馬上趕過去！」掛斷電話後，宋平立刻播打所長的手機號碼：「所長，我是宋平。我母親病危送醫急救，我必須立刻趕過去，麻煩派人前來支援，謝謝！」

不久之後，所長親自前來道：「宋平，這裡放心交給我們就好，你趕緊過去醫院吧。」

「謝謝學長！」宋平立刻將警告牌及擴音器交給所長之後，轉身趕往醫院。

就在此同時，賽門先生出現於人潮之中。他緩緩地走向發言台，拿起麥克風向抗議群眾道：「各位鄉親，我就是發電廠及水泥廠的總裁賽門。大概在五年前，維京群島探堪小組發現了福莎島這塊寶地，在與貴國政府官員協商同意共同開發之後，經過了國際環境評估核准，證明我們的開發案絕無環境污染及危害人民的生活安全。」

人群中一位環保人士喊道：「可是我們洄瀾地區處於地震危險區域，對我們將會帶來嚴重的威脅！」

「各位鄉親可以眼見為憑，我們所開發建設的廠區都是目前世界最先進的技術，防震系數絕對能抵擋七級以上強震，對民眾的安全絕對無虞，請各位鄉親大可放心。」

在此之前，原本前來抗議的民眾心中都認為，這位國際開發集團的賽門先生，是一位不懂福莎島語言及風俗民情的外國人。但見到本尊之後，各位才明白，原來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本國人！

又一位抗議民眾道：「可是水泥廠及核電廠將會破壞這裡良好的自然生態！」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我們的開發案是經過國際環評測試通過的。我在此向大家保證，運作之後絕對不會對當地環境、水源、空氣、海洋等造成絲毫的污染。例如噪音的問題，現今的科學不斷的進步，改良如何有效減低噪音危害。我們將會藉著製造『反音波』，將不想要的音波予以消除，這是利用仔細控制的頻率來抵消噪音，因此那些不想要的噪音就會被消除了。各位，我敢保證將會利用最先進的發明，來保護這片土地及各位鄉親的安全。」

人群之中又有人道：「我們世世代代長年居住在和平村，你們不能因為開發案就強行要我們遷離此地！」

「這裡的廠房即將完工，等我們開始運作之後，和平村將會成為工業區，這樣的環境確實比較不適合居住。所以我們規劃希望村民遷離，這樣的考量也是為了村民著想。而徵收土地方面，是由貴國政府負責與村民協調的，這個方面我們就不知道貴國政府是如何運作了？不如這樣吧……各位村民是否可以先行離去，我會和貴國政府洽談，詢問土地徵收的問題。三天之後，如果可以的話，我們會請政府官員向村民做個交待，這樣可以嗎？各位鄉親，我們是真心誠意想和村民們做個良善的溝通協調的。」

許多村民在聽完賽門先生這一席話之後，紛紛結伴離去，並囑聲三天後要給他們一個滿意的答案。

洄瀾市，慈濟醫院。宋平看著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母親，安靜的病房中，只剩下心電圖規律地跳動聲響。

自從宋杰被捕入獄之後，宋母不能說沒有心靈的創傷，任何輕微的碰觸，都將疼痛難忍；不能說她不抑鬱哀怨，先生英年早逝，在幾十年的勞苦過後，本以為可以安度餘年，竟而晴天霹靂！

主治醫師正走進病房探視宋母的病況，而宋平順勢詢問母親的病情如何？

醫師：「令堂是因為尿毒症引發的腎衰竭，因太晚送醫診治，現在病情不太樂觀！難道你們做子女的平時都沒有注意到母親的身體狀況嗎？」

這一席話讓宋平無顏以對！仔細回想過往，自從自己就讀警校之後，就好像很少

回家。畢業分發到外地，他一心只在打擊犯罪、盡忠職守，好像忽略了對母親的關心。

宋平汗顏地道：「是的，因為職業的關係，我平時都居住在外地，因此對母親疏於照顧！請問醫生，該如何才能治癒家母？」

醫師搖搖頭道：「現在只能定期洗腎來防止病情惡化，要排隊等適合的腎臟捐贈移植後，才能一勞永逸。」

「腎臟移植？……醫師，每個人都有兩顆腎臟，如果我將其中一顆移植到家母身上，請問是否可行？」

「什麼……你要將一顆腎臟……先生，你還年輕啊！通常器官捐贈者是生命即將結束，而自願捐贈的人。可是，你這樣的例子倒是很少見到！」

「醫生，你只要告訴我是否可行就好？」

「學理上來講是可行，雖然從此以後，你們比正常人還少一顆腎臟，但只要你們生活坐息正常，飲食習慣良好及避免太過操勞的話，身體狀況是和正常人差不多的。」

「那就麻煩醫生幫我和家母比對是否合適吧？」

「先生，請你再考慮一下吧！」

「我心意已決，這樣才能彌補對母親的虧欠！醫生也是讀聖賢書的人，古今聖賢不是教導我們要及時行孝嗎？」

醫師被宋平的孝行給感動了，他紅著眼眶對宋平道：「那就和我到檢驗科做詳細的比對吧！按照常理來說，母子比對成功的機率非常高。」醫師和宋平一同走出病房，只留下尚未清醒的宋母。

福莎島首都依舊車水馬龍、高樓林立、如此熱鬧非凡的景物，對心事重重的宋平來說，卻是無心觀賞。

「署長，有位宋平先生預約要見您。」署長祕書道。

「請他進來。」

當宋平進入辦公室後，署長微笑地向他道：「第一名畢業的高材生，警政署近代

難得的人才，請坐。」

「不敢當，署長！今日前來惡謁署長是有一事相求。」宋平開門見山道。

「喔！但說無妨。」

「因胞兄先前犯罪入獄，而家母病重需要學生長期照顧及奉養，今天學生前來是要向署長遞辭呈的。」

「辭職！宋平，老師很欣賞你大義滅親並秉公處理你胞兄的案件。而我之前不是已經核准你調職洄瀾的簽呈，你現在應該可以就近照顧令堂，為何現在又要辭職呢？宋平，國家需要你這種精忠報國的人才啊！」

「署長，學生確實有難言之隱！是這樣的，因為家母罹患腎臟衰竭，正在等候器官移植。而學生是想：與其遙遙無期地等候好心人仕的捐贈，不如學生自己主動將其中一顆腎臟移植給母親。家母的病不能再拖了，而學生盡孝也不能再等。檢驗比對的結果也都沒問題了，近日即將要做移植手術。等移植過後，學生恐怕無法再勝任這份工作，還望請署長核准。」

「什……麼！你要將一顆腎臟……這……」

「是的，希望署長成全。」

署長苦惱地思忖道：「盡孝乃為人子女之義務及責任，我的學生能有這番孝心，我應該感到高興才對！但是國家很可能因此而失去一位可造之才，又深感惋惜！我該如何是好？真是左右為難啊！」

「願署長成全。」

「這……宋平，我知道我們不能阻止你對家人盡孝，但是……我看不如這樣吧！我會呈報上去你留職停薪的簽呈，等手術過後，如果你身體狀況允許的話，隨時可以復職，您意下如何？」

「感謝署長。」

「那你就先回去等候消息吧！」

「是。」宋平轉身離開。此時此刻心中百感交集的他，在回程的路上，許多回憶不斷湧上心頭。

三日期限已到，和平村發電廠門口，又聚集許多抗議群眾。對於集團強行徵收土地期限將至，逼得村民不得不限期搬遷，而表達訴求與不滿。

眼見抗議村民群情激動，情緒爆發後恐將難以收拾，令前來管理秩序的警員感到棘手。宋平與所長決定，先不採取強制驅離的手段，避免引發民怨。

「還我河山、還我家園。」

「還我河山、還我家園。」抗議的村民們，一邊喊著口號，一邊向電廠門口丟擲雞蛋。

宋平高舉著《警告違法》的牌子，嘴裡吹著哨子警告村民不可造次。此時，電廠裡頭一群人護駕著總裁慢慢地走向門口。

當賽門先生神情自若地走上發言台，看到門口滿目瘡痍的蛋殼及溼滑蛋液，他搖搖頭嘆道：「各位，難道這就是貴國人民的素養水準嗎？」

在一旁的宋平目不轉睛地看著賽門先生，或許是他職業本能作祟，宋平一直覺得賽門先生這似曾相識的臉孔，不知在哪裡見過？

村民代表站出來向賽門先生道：「總裁，你曾答應過我們，三天之內將回答我們強行徵收土地的問題？」

「是的，關於這一點我已詢問過貴國政府部門。當初，我們與貴國協商合作開發之後，政府官員帶我們來到和平村，這裡的天然資源的確吸引我們集團在此開發。於是，我們與貴國政府協定：資金與技術方面由我們提供；至於土地徵收的部份，則是由貴國政府負責。」

村民代表駁斥道：「你們不要互踢皮球了！」

賽門繼續道：「貴國政府答覆我們：早在五年前，政府部門就開始進行徵收協商的工作。當初你們也同意搬遷，於是財政單位開始發放補助款到各家各戶。結果，那段時日和平村就像豐年祭一般的日夜笙歌！飲酒、唱歌、買車、買家電等等。不到半年的時間，大部份的村民將補助款花之殆盡後，現在才來要求政府及我們集團通融，留給你們一條生路！各位鄉親，請問我所說的是不是事實？」

前來抗議的村民們，聽到賽門先生這一席話之後，每個人皆語塞得不知所措。

此時，在一旁的宋平好像茅塞頓開似的，大聲脫口而出：「震東！你是趙震東？」
須臾間，賽門不可置信地道：「你……你是宋平？」

宋平興奮地跑到台上，語音顫抖的道：「真的是你？震東，我想死你了！」

賽門張開雙臂，道：「我何嘗不是呢？宋平，我的朋友！」語畢，二人興奮得相擁而泣。

台下的抗議群眾看到此情此景，也感動得說不出話！

村民代表又道：「總裁，不管你怎麼說，我們這一群人一定會死守家園。家在人在；家亡人亡！」

「家在人在；家亡人亡！」村民跟著附和。

賽門又到台前道：「各位，請體諒我們也是依情、依理、依法行事。」

和平村受人敬重的長老也站出來喊道：「總裁，你們一定要趕盡殺絕嗎？請不要忘了，你身上流的是和我們相同的血液啊！」

賽門聽完長老的話之後，心中思忖道：「是啊！再怎麼說，我也是和他們流著相同的血液，我也曾住在福莎島這片美麗的土地啊！一邊是生我、養我的土地和同胞；一邊是栽培我、教育我的養父及維京群島！我現在該如何是好呢？……」

宋平見震東正陷入苦思之中，於是出面解圍道：「各位，關於遷村的事情，請再給我們一點時間，我相信總裁一定會想出兩全其美的辦法，給各位一個完美的答覆。」

村民代表：「副所長，這句話是你說的，我們就等總裁給我們一個完美的答覆。」

語畢，村民代表領著所有村民離開核電廠。

久別重逢的趙震東與宋平來到關帝廟，當震東看到景物依舊，只有改建過的廟堂上顯得更雄偉、莊嚴、肅穆。

離別前的情景依依浮現趙震東的腦海！如果當初沒有離開福莎島，不知他現在是什麼光景？

「震東，你還記得這裡有我們的童年嗎？」

「我怎麼可能忘記呢！我真的要感謝關老爺，如果當初沒有帝君的護祐，就沒有

今日的震東！宋平，我要先給關老爺上香。」

「懂得飲水思源，不忘本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

趙震東手舉三柱清香來到關聖帝君案前，有感而發的跪地敬拜。看著案上的神像，帝君手上的關刀，不知斬退多少奸惡之徒？看見帝君另一隻手上的《春秋》，震東便道：「感謝帝君多年護祐，讓震東流浪異鄉多年能夠平安順利。感謝帝君訓示，《桃園明聖經》的確讓人具有安定的力量。想起昔日多少聖賢早已是黃土一坯，史上多少豪傑如今屍骨無存；可是，藉著聖經訓示，震東好似正凝神諦聽您的金玉良言。帝君的音容舉止躍然紙上，讓我們沉思和學習，就這樣一代又一代地流傳，終於成了我們民族的特質。古今智者和我們在書中相逢，您的言語深深地扣響我們心弦，帶給我們的，又何止是驚喜交集呢？」

宋平與趙震東坐在關帝廟前的涼亭中促膝長談，任誰也沒想到二十年後的今天，倆人還能有巴山夜雨之情。

「震東，可以告訴我這二十年你發生了什麼事嗎？」

「唉！說來話長啊——」

在船上，掩埋在沙堆裡的趙震東，足足躲藏了快四十八個小時。他覺得自己又餓又渴，而且全身其癢難耐，終於忍不住爬出來透透氣。

震東猛然發了個冷顫，外頭是這樣的一場漫天細雨，帶來了深重的寒意。冬雨是奇妙的，白天有它，平添詩情，但卻走得比平常都快，彷彿時間被偷了去，頓然減少許多；相形之下，長夜漫漫，有如蝸步怎麼也走不到盡頭。

此刻，震東的思緒有如潮湧難以平息。想想這十年裡的諸多際遇，平順的、坎坷的、悲傷的，自其間震東真的感觸良多！

雨，仍然漫天輕灑，無聲無息地飄落。此時，震東聽見有人走近，他趕緊躲進沙坑之中！

須臾，有二位船員經過，其中一位船員看見砂石堆正在蠕動，於是驚訝道：「嘿，我的天呀！那是什麼？」

「貓，或許是吧？」另一位船員道。

「不可能！」語畢，這人立刻爬上砂石堆一探究竟，而另一位船員也忍不住好奇的跟了上去。

二人朝著正在蠕動的地方挖了下去，不久之後，他們將趙震東從砂石堆中拉了上來。

「喔，我的天啊！你是誰？」

「狗娘養的，他只是個小孩！」

趙震東聽不懂這二人在講的語言？他緊張道：「饒……饒命啊！請……請你們……行行好！」

「該怎麼辦，現在？」

「丟到海裡較省事吧？我想！」

「嘿，他只是個小孩！」

「那我可不負這個責任。」

「狗娘養的！這樣吧，你去叫船長，我守在這裡。」

「操，真是倒楣！」這人邊說邊走下石堆，朝船長室的方向走去。

十分鐘後，船長與船員走了過來，船長看到震東後，驚訝道：「我的天，你沒騙我，傑克！」

「他是個東方小孩，船長。」

船長慈祥的蹲在震東身旁道：「什麼是你的名字？」

「饒……了我……吧！」

「他聽不懂，船長！」

「叫大副過來，去！」

「是！」傑克轉身離去。

幾分鐘後，副船長與傑克來到砂石堆上。

船長向大副道：「他可能是福莎島偷跑上來的，你來和他溝通吧！」

東方面孔的副船長向震東問道：「小朋友，你是從哪裡上船的？」

震東終於聽到熟悉的語言，便鬆了一口氣道：「我是從……洄瀾港……偷上船的，

請你們……原諒我！」

大副向船長翻譯之後，船長又問：「今年幾歲？父母呢？為什麼偷上船？」

趙震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述說自己往事及上船的目的地。而經過翻譯的船長在聽到震東可憐身世之後，憐惜地道：「喔，可憐的孩子！大副，你問他願不願意跟我回維京群島？我將會好好待他！」

大副問震東意願如何？震東考慮了許多之後，終於難為情的點頭答應！——

震東嘆了一口氣道：「就這樣，我隨著養父回到維京群島！養父待我視如己出，大愛無私的養育我、栽培我、教導我，他時常告誡我做人不能忘本。於是在國外，養父還特別請了一位中文家教，讓我能更深一層的認識自己祖國的文化、歷史及人文風情。」

「難怪，現在你的文學造詣還能夠引經據典、出口成章！還記得小時候的你，是一位沒有自信及缺乏安全感的人，與現在能夠獨當一面的你，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語！」

「是啊！養父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海外四處經商，膝下並無子嗣，於是他將所有傳承的希望都放在我身上。二年前，養父身亡後，我就開始繼承並經營他的事業。為了報恩，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將養父的事業發揚光大！宋平，和平村現在的情況，如果換成是你，你將會如何處理？」

宋平驚訝到震東竟會丟給他這樣的難題：「我！……我應該不方便給你什麼意見才對！但畢竟我們身上都是流著相同血液的同胞，況且，每個人的理財觀念及價值觀皆有不同。震東，我個人是認為：與其給和平村民一條魚，倒不如給他們一支釣竿要來得實在。」

「釣竿？……」

是夜，宋平帶著震東來到醫院探視母親。在此之前，宋平已將他家中最近所發生的事，告訴了趙震東。

「母親，您看誰來探望您了。」進入病房後，宋平興奮地向母親道。

「宋媽媽，好久沒見了！」

宋母看著這位似曾相識的陌生人道：「你……是？」

「宋媽媽，我是震東啊！」

宋母好似茅塞頓開的道：「震東！那個可憐的孩子！二十年有了吧？難怪我看你是這麼的面熟，你這段時間是跑到哪裡去了？」

「母親，震東現在可是跨國企業的大老闆了，和昔日那個小乞丐身份可是天差地遠了！」

「是啊！這個孩子從小就非常勤奮懂事，個性又非常的獨立。小時候吃的那些苦，造就了現在的震東！如果宋杰能夠像你們這樣……唉！」宋母感嘆道。

震東不想讓宋母太過悲傷，便岔開話題道：「宋媽媽，我在國外特別想念您做的菜，您身體要趕快好起來，我才能夠到府上大快朵頤一番啊！」

「是啊！母親，您要趕快好起來喔！」

此時，主治醫師進入病房，見到宋平後便道：「宋先生，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你，比對的結果是符合做器官移植的，我們預計三天後動手術。如果沒有問題，稍待一會請跟我到櫃檯簽同意書，順便告知你一些注意事項。」

宋母驚訝道：「醫生，你剛才說什麼？是宋平要捐腎臟給我！……」

「是的，宋太太。雖然我們也請貴公子要三思，但是……這是目前最快的辦法了！」醫師無奈的道。

「平兒！這……」

宋平堅決地告訴母親：「這是孩兒應該做的。」語畢，又轉頭向醫師道：「我們現在就到櫃檯簽立同意書。」

離開醫院之後，震東獨自來到七星潭旁的防空洞。當他站在山丘上看著依舊的景色，但如今卻已人事全非！

看到天空美麗的星月，震東回憶起自己童年的時候！他非常羨慕宋平有個溫暖的家，還有母親可以孝順。而自己呢？雖然對這個世界有太多的抱怨，但跌倒了還是要勇敢的繼續走下去！

童年的紙飛機，隨著時間的河流繼續奔跑。滿山的螢火蟲，照亮了這世間的美好。

這塊土地、這片天空，是許多人的家園，許多人唯一的城堡。

記得養父曾經教導震東：不要這麼輕易就放棄追逐的夢想，要為自己的人生添上鮮豔的色彩。要讓自己快樂，快樂才是人生追求真正的意義。

東西方的思想、觀念、風俗民情各有不同，但我們都活在同一個地球上。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許多戰爭及許多的紛紛擾擾，為什麼世人就不能用豁達的胸懷來面對一切？

就在此時，黎明破曉，在太平洋的盡頭處，旭日冉冉東昇。陽光會帶來明朗，照亮這美麗的世界。白天不只陽光照臨、眾鳥歡唱。還有廣袤的原野、潔淨的水源，以及人們喜悅的容顏，陽光綻放著世界的繽紛。

相較於夜晚天上的星光，閃閃爍爍對世人訴說對家鄉的思念。像陰晴圓缺的月亮，它的善變、它的美，彷彿在告訴世人這詭譎多變的世界及捉摸不定的人性。還有那萬家燈火，有太多是對家人無限的思念！

陽光與星月看似衝突，不協調的對比交互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之中。但仔細思量，它卻都存在於同一片天空裡！

震東對於眼前的困難似乎有所領悟：「是啊！我們都存在於同一片天空裡！……」

這種擷取於大自然的智慧，不禁讓震東體會到：這世間的萬物皆是如此的有情！

和平村活動中心。當所有村民都聚集在此，議論紛紛的討論：為何賽門先生廣邀村民們到此地舉行說明會？不知這些財團又在玩什麼詐騙的把戲？

下午二點鐘，賽門先生準時出現在活動中心。他神情愉快、面帶微笑地走上發言台向村民們道：「各位鄉親，為了順利讓開發案如期動工，我們集團高層人員經過好幾次會議才達成共識，並擬出幾項惠民專案。第一：關於土地徵收、強制居民遷村的部份，我們將在距離和平火車站三公里的地方，興建村民住宅及宿舍。請位在廠區附近的村民，全部搬遷到村民住宅那邊居住。而各位村民只是將原本居住的木造平房，改變成新穎舒適的公寓。至於先前分發的補助款，我們願意既往不咎，只希望各位村民與我們財團之間，雙方都能各退一步，達成雙贏的局面。」此時，村民聽到這個令人振奮的消息之後，每個人無不大聲的歡呼。

賽門先生繼續道：「至於第二點：我們集團的開發案，為了回饋洄瀾鄉親們，我們在徵才的時候，凡是設籍在洄瀾縣的居民，我們將會優先錄取。相同道理，洄瀾縣的應徵人員中，和平村民則優先錄用。」

村民們又是一陣歡天喜地的喝采。

賽門先生高舉雙手示意大家安靜之後，又道：「第三點：我希望各位村民與我們集團共同守護和平村這個地方，讓我們來共同經營和平村，讓它變成一個進步、繁榮而且沒有污染的地方。」

村民們紛紛起立鼓掌，一方面是鼓勵村民們長時間的訴求，最後終於有了最完美的結果；另一方面掌聲是期許自己及家庭，在未來能有更美滿的生活。

洄瀾慈濟醫院，宋平移植腎臟給母親的手術非常成功。麻醉藥退去後的宋母，被身上隱隱作痛的苦楚給叫醒了過來！

睜開雙眼看著四週死白的病房，宋母心疼孩子為了自己，竟然做了這麼大的犧牲！

此時，宋母不禁將思緒拉回到從前——

那是一個冬日的午後，寒流已經過去，薄薄的陽光使大地變得澄淨而明朗。春，即將到來。風，微微地吹過，不見涼意，只覺得滿心舒暢。

正在放寒假的兩個孩子，喜孜孜地跟著母親來到市區，購買過年要穿的新衣服。服飾店裡，宋母正拿著一套又一套的衣褲，給宋杰比對、試穿。而在一旁的宋平則靜靜地等待著，俟候母親結帳打包之後，只見母親向宋平道：「平兒，因為爸爸去逝得早，家裡的開銷必須能省則省！所以就只買哥哥的，等他長大之後，這些衣褲留給你穿剛剛好。像去年過年買給哥哥的衣服，他只穿過幾次就不穿了，還是新的吶！媽媽回去找找，你今年就穿這些吧。」

宋平好似習以為常一般，失望地回答道：「喔！」

一家人又經過文具店時，宋杰拉著母親的手道：「媽，我要買這種書包，我同學阿勇還背到學校向我炫耀！」

宋母微笑地嗔道：「嘖！人家向你炫耀你就要換書包啊！你的書包不是才剛換不

久嗎？……好啦，買了，買了！反正平兒也該換個書包了，記得回去之後，你的書包再拿給弟弟，知道嗎？」

宋杰高興地回答道：「好！」語畢，母子倆人走進了文具店。

宋母嘆了一口氣，心中思忖道：「我是不是太偏心了一點？其實，我也習慣了這樣的生活了。做二個孩子的母親、先生早逝、永遠沒有自己……生活中雖有小小的、少許的小傷痛，但畢竟仍是值得珍惜和感謝的，人應該要懂得知足！有許多女人，嫁給會打人的丈夫；有些女人，婆媳之間相處並不和睦……像我現在這樣，還有個孝順的兒子，家用雖未盡豐裕，但也足夠，還有什麼可挑剔的呢？」面對宋杰的入獄，宋母不是不悲傷，也並非不驚惶，但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不勇敢面對是不行了！

震東來到醫院探視宋平，當他看到自己的好友虛弱的躺在病床上。但宋平臉上的表情，卻是一種難以形容的幸福與滿足。

此時，震東的心中不禁感嘆道：「為什麼生活裡要有這麼多的憂傷及挫折呢？而我們竟得一再承受試煉、煎熬和打擊。有時候，事情的難以挽回，直叫人徬徨無依，一己的努力，仍是有限的！當我們負荷太重，不禁要問：如果，這是黑夜，那麼何時才能盼得朝旭的到來？」

宋平醒來，見到震東便驚訝道：「你怎麼來了！」

「好朋友動手術，心中一直掛念著，既然放心不下所以就來看看。見到手術成功、母子均安我也就放心了！」

「和平村那裡現在處理得如何？」

「事情全部解決了，集團與村民各退讓一步，才会有如此完美的結局！」

「嗯！見到事情完美解決，我也很替你感到高興。」

「宋平，等身體康復之後，你有何打算？」

「目前還不知道？警察職務目前是留職停薪，要看身體復原狀況如何再做定奪。怎麼了，震東？」

「沒什麼！我只是在想：因為我手上目前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事業，而我大部份時

間都會在國外經商。所以……我想請你來擔任發電廠及水泥廠的總經理，幫忙我看管福莎島上的企業經營，不知你是否願意？」

宋平當下搖頭拒絕，道：「抱歉，震東！我恐怕無法勝任這份工作。其實，這段時間我想了很多，自從我就讀警校開始，我就很少陪伴在母親身邊侍奉她、孝順她！況且，我哥哥現在又被判處無期徒刑，母親如今就只剩下我可以依靠了，照顧母親是我目前最大的責任。」

「就是因為這樣，我才想請你到公司幫忙。和平村離你家不遠，而且，總經理職務在體力上又不會有太大的負擔。宋平，你也知道我在故鄉可以信任的朋友就只有你一人！不要再當警察這種危險的工作了，相信宋媽媽現在心中所希望的，一定也和我一樣。」

「震東，非常感謝你為我著想！如果真的不能再回到工作崗位，那麼，我只希望在家附近找一塊田地，過著務農的平靜生活。直到最近我才真正體會到，從前所讀過的一首題畫詩：『安步有餘樂，水流聲不喧。一心無掛礙，處處是桃源。』的箇中別具深意了。」

「既然如此，那……我也不便在勉強於你了！」震東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雖然我們現在正值而立之年，有高遠宏大的志向這也是應該的，但我真的看淡了這世間不易自拔的七情魔障！記得馬祖道一禪師在《景德傳燈錄》中，記載了他對門人的開示：『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謂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莫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若能有如此修持，當是對世事有一番徹悟之後吧？」

「是啊！往昔的諸多心情，或許不免浪漫、不免挫折、不免鄉愿；但當它走遠，歲月使我們懂得珍惜，也更加的瞭解踏實的重要了！不談這些了，我推你出去曬曬太陽吧。」

發電廠及水泥廠的營運非常成功，這裡也成為洄瀾縣民們的就業首選。幾百名員工非常有向心力的共同為這個在地事業打拼，團結互助為洄瀾帶來安定及繁榮。趙震東每年都會回來視察一次，而每位員工對這位「賽門先生」也非常的尊敬及

愛戴。並連續三年榮獲福莎島最佳企業經營總統獎。

某日，張台生按照主人約定的時間，準時抵達洄瀾機場出境大廳。當他看見賽門先生緩緩走近，立刻打開後座車門道：「主人，好久不見，飯店已經預定好了。不知主人要先到公司？還是要先回飯店稍作休息？」

「我想先去見一位朋友。」

加長型禮車緩慢地開在鄉間小路上，雖然放眼望去不只山光水色、佳景無限。但這些對於司機張台生來說，絕對不是個愉快的經驗！

「主人，這裡放眼望去都是田野，顛簸不平的石頭路，真的不適合這種禮車行走，我想這台車的底座現在應該是傷痕累累了吧！」

「前面岔路口停車。」

震車下車之後，看到正在田野間工作的宋平。因正值黃昏時候，涼風迎面吹來，落日豔紅而飽滿，像一張醉了的臉，即將沉沒；也彷彿這一天疲累的工作已到盡頭，它正含笑向心愛的大地道別。

夕陽無限好！震東突然心血來潮地向司機道：「來，幫我拿著。」語畢，只見他脫下西裝、捲起袖子及褲管，褪去鞋襪之後便往田裡跑去。

不知過了多久，宋平才發現震東正賣力的拿著鋤頭揮汗工作：「咦！震東，什麼時候回來的？」

「剛下飛機！太陽快下山了，你還在田裡工作啊？」

「是啊，因為颱風就快來了，我必須趕著搶收！」

「颱風！會直接影響洄瀾嗎？」

「據氣象局預估，會直接從東部登陸！對了，震東，你的電廠及水泥廠營運也有四年了，在這地方上獲得相當不錯的好評，恭禧你了。」

「這都要歸功於所有員工一起努力啊！」

「晚餐一起到家裡吃吧？」語畢，宋平扛著一簍山蘇往貨車走去。

震東也有樣學樣的將山蘇扛在肩上道：「是啊！今日特來叨擾的就是這頓飯了。在國外特別想念宋媽媽的手藝了，不吃這一頓怎會有回家的感覺呢？哈、哈！」

震東看著宋平回歸田野悠閒的生活之後，整個性情好像也有所改變！不但對萬物存有珍愛的心，也對其他的人抱持一份敬重和體貼，且不忘在農田工作之處發掘樂趣。人生歲月儘管平凡無奇，卻也有時花彩繁麗，有時清新淡遠，讓人眷顧不捨。這種生活，何嘗不是許多人所嚮往的呢？

在灰濛濛的陰雨籠罩之下，窗外的雨絲似乎更大、更為綿密了，而狂風不斷地吹著，更助長了雨的聲勢。雨下急如擂鼓；風惹人驚心動魄！

颱風即將登陸，趙震東已經做好禦颱風的萬全準備。水泥廠停工，人員全部疏散。較棘手的是建蓋在海上的發電廠，它不但要抵擋強烈的海風之外，還必須承受強勁的海浪侵襲！

雖然前幾年也有防禦颱風的經驗，但是趙震東對這次的颱風來襲，在冥冥之中，卻有一種說不出的不祥預兆！

趙震東坐陣在發電廠的會議廳裡，聽著工程師報告廠房的安全系數，以及前幾年成功的禦颱風報告。突然間，對講機傳來一陣急促的聲音：「報告總裁，水泥廠四週的山壁上，禁不起連日來的豪雨，土石含水量超過警戒值，現在已有崩落的情形！」

聽到消息後，趙震東立刻回應：「我馬上過去！」語畢，他趕忙穿上雨衣，拿著手電筒便衝出會議廳。

外面的風強雨驟，讓趙震東差點站立不穩！跳上工程車之後，立刻發動趕往水泥廠。

到達水泥廠門口，趙震東搖下車窗問警衛道：「現在情況如何？」

「有大大小小的土石崩落，如果讓雨水繼續滲透，很可能會發生土石流！」

趙震東立刻拿起警衛配帶的對講機向工程師詢問：「現在山壁加掛防水布是否來得及？」

「恐怕來不及了，總裁！」對講機那頭回道。

趙震東聽完回答，便向警衛道：「我進去看看！」語畢，便將工程車開進水泥廠內。

警衛急忙道：「危險啊！總裁……」語音未甫，只見工程車急駛進廠內。

廠區的道路已被落石阻擋無法通行，山壁上依然繼續有大大小小的土石崩落。趙震東跳下車後，快步地往山壁上走了過去，他徒手朝著山壁敲了一塊泥土，並且用手指便能輕鬆的將泥土捏碎。

「嗯，含水量確實太高！」趙震東思忖道。

突然之間，趙震東感覺四週天搖地動！強勁的海風加上地表不停的搖晃，讓趙震東站立不穩往前跌了出去。

「地震！」趙震東回神後第一個直覺。他試圖想站起來卻還是不能成功，因為原本左搖右晃的地震，倏忽之間變成上下震動，著實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大地恢復平靜之後，除了強勁的風勢雨勢之外，趙震東還聽見轟隆隆的聲音由遠而近的傳來。

猛然回過頭一看，山頭上有大量的土石崩落，而且如同千軍萬馬之姿排山倒海快速的朝趙震東這方向奔流而來！

「土石流！」震東心中驚呼道。

他想逃跑但土石流來得又急又快！放眼望去，附近只有工程車可以當掩避物。趙震東二話不說，立刻跑近工程車，打開車門、跳近車內、關上車門其動作可說是一氣呵成！

土石流的力道可說是又強、又猛。原本堅硬的車體立刻被大量土石覆蓋，工程車被擠壓得不成原形！倏地間，趙震東眼前一黑，四週能見到的，只剩下土石猙獰模樣！

搜救行動已進行第三天，距離搶救黃金七十二小時只剩不久時間。宋平無懼風雨，焦急地協助這次的救援行動。而和平村所有居民，聽見賽門先生遭土石流掩埋，也都不分男女都加入了救援活動。男的幫忙清理土石；女的則是煮薑湯及熱食。因連日來不見雨勢趨緩，山壁上同樣有大大小小的土石崩落，再加上餘震不斷，更增加了這次救援的困難度。但救難人員及村民們，依然不畏風雨二十四小時日夜不停的挖掘，誓言要早日將賽門先生救出。

就在搜救的第四日下午，開著怪手的救難人員大聲喊道：「喂～找到了，工程車就在下面！」

此時，大批村民紛紛跑了過來，大家隱約可見被壓扁的工程車！為了安全起見，大家立刻改用徒手式挖掘。

宋平及村民們賣力的清理土石，終於在一個小時之後，趙震東被抬了出來。很可惜的是，大家搶救到的卻是一具冰冷屍體！

「震東！」宋平抱著死去的趙震東，終於忍不住放聲大哭。

「賽門先生！」許多村民圍繞著他們的總裁哭泣。

宋平左手輕輕撥開震東臉上的泥沙，口中小聲的向震東道：「我最親愛的朋友，如果時間能夠從頭來過，你是否還會做相同的選擇？老實說，是我間接的害了你！如果當初我答應你的邀約，到公司來上班的話，或許，你就不會遇上這場災難了！」

一滴滴的水珠落在震東蒼白的臉上，其中有的是天上的雨水，蒼天好像痛失英才似的向著世人哭泣；另外是宋平不願輕彈的男兒淚，這其中有的都是對震東的不捨及愧咎！

宋平選擇將震東安葬在防空洞旁的小山丘上，俟後事全部辦完的某一天，宋平又來到墳前來探望震東。

「我的好友，在這裡住得習慣嗎？一個人孤單嗎？其實，這裡不但有你童年回憶之外，還有我倆的兒時記憶！我現在終於知道這裡的風景有多麼優美了，這裡有一望無際的海洋和天空，有繁天星斗及照耀寰宇的月亮，更可以每天迎接福莎島第一道曙光，還有那滿山滿谷的螢火蟲！原來，你從小就知道這一塊人間寶地，所以我才選擇讓你在這裡長眠！」

遠處，在太平洋的盡頭處開始破曉，曙光將死寂的海面染得一片金黃，半圓形的旭日須臾間變成活力的朝陽。

在這座好山好水的朝旭之城，這裡是一處人間的桃花源，能夠生活在這裡，也真是不枉此生了！

宋平起身道：「我的好友，我去田裡工作了。」

是日，宋平忙完農務回到家時，看到一輛加長型禮車停在家門口，他心中思忖：
「是誰來拜訪，我沒見過這輛車啊？」

當宋平打開家門，正見到母親和二位西裝筆挺的人仕聊天。其中一位見到宋平回來後，即道：「我想這位就是宋平先生吧？您好，我先自我介紹，我叫潘偉雄，是賽門先生的律師，而這位則是郭朝陽會計師。」語畢，二位雙手將名片奉上。

「請問……二位有何指教？」

律師：「是這樣的，我們是依照賽門先生的遺囑前來找宋先生的。」

「遺囑！他走得非常突然……」宋平遲疑道。

「全世界各大企業家都習慣於生前簽立契約，以防天災人禍。」語畢，律師將一封信交給宋平。

宋平打開信封，裡頭是一封震東的親筆信：「宋平，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所以，當你看到這封信時，我已經不在人世了！我這一生能有如此際遇，也都仰賴你當初的幫助。天下無不散的宴席，人生這一遭幾多苦楚，也使我們對人世懷抱更深的悲憫之情。紅塵紛紜，唯有參透一切，具有大智慧的人，才能了無罣礙吧！我將名下的事業及財產，都還給維京群島賽門家族的叔伯們，唯獨在福莎島上的發電廠及水泥廠，我交給了你，我的好友！相信你一定會幫我善用手中的資源，幫助更多人、更多家庭。讓人間的愛，能夠遺留在我們的家園及世界每一個角落。珍重了，我最好的朋友！」宋平忍不住掩面痛哭！

律師：「宋先生，請你在這一份讓渡書上簽名蓋章，賽門先生在福莎島名下的產業就都是你的了。」

宋平：「我不想當什麼總裁！請問，我是否有權支配這些產業？」

會計師：「當然可以，宋先生。」

宋平：「那你們就照著我的話去辦吧！據我所知，這些產業雖是民營，但其中百分之三十是屬於我國政府的股份是嗎？」

「是的，宋先生。」會計師回道。

「那我就授權你們去與政府部門接洽，再將百分之四十的股份釋出賣給政府，這

些產業將由民營變成國營事業。賣出股份的錢我要將三分之二拿來蓋一間孤兒院，其餘的三分之一，我要將它交給關帝廟協會，舉辦關帝文學獎，提倡我國的文學素養及創作風氣。另外，將每年剩餘百分之三十的股份獲利，按照上述所分配的比例分別交給孤兒院及關帝廟協會，以供應每年所需的開銷費用。」

「這……宋先生，如果按照您所述的分配，那您將無從獲利了！」會計師猶豫道。宋平：「這些原本就是賽門先生的事業及財產，我只是代為分配運用而已。因為賽門先生從小就是個孤兒，當時的他時常挨餓受凍！我相信他一定不希望有孩童和他一樣可憐，所以建立一間孤兒院，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為社會貢獻一份心力。另外，他一直到十一歲都沒辦法上學讀書，在離開福莎島之前，他還是個不識字的小孩，幸好帝君護佑，讓他有一個好的際遇！所以，舉辦文學獎除了提升國人的文學素養之外，更希望帶動社會善良風氣，期待能重振社會道德，及推廣關帝忠孝節義之精神。相信賽門先生在天之靈，一定也同意我這麼做的！」

律師：「想不到賽門先生也有一段不為人知的過去啊！宋先生，您所交辦的事情，我和會計師一定會盡力辦妥的。」

「一切就有勞你們了。」

二位訪客離去之後，宋平又心血來潮的來到震東的墓前，將他所安排的一切告訴他最要好的朋友。

倘若求仁可以得仁；倘若拼盡一切，可以換得塵世更多的溫馨與和諧。那麼，生命之燭即使燃盡，那低垂的燭淚，應該不全然是哀傷，而是喜悅吧！

宋平心中不斷的告訴自己：且讓所有心中的不捨都化為朝陽及明月吧！朝陽滋潤大地；明月普照寰宇。在這座充滿愛的朝旭之城，是一番悲憫之情，若以此看待世事，不為所囿，反而更為清明自在。

——全文完——